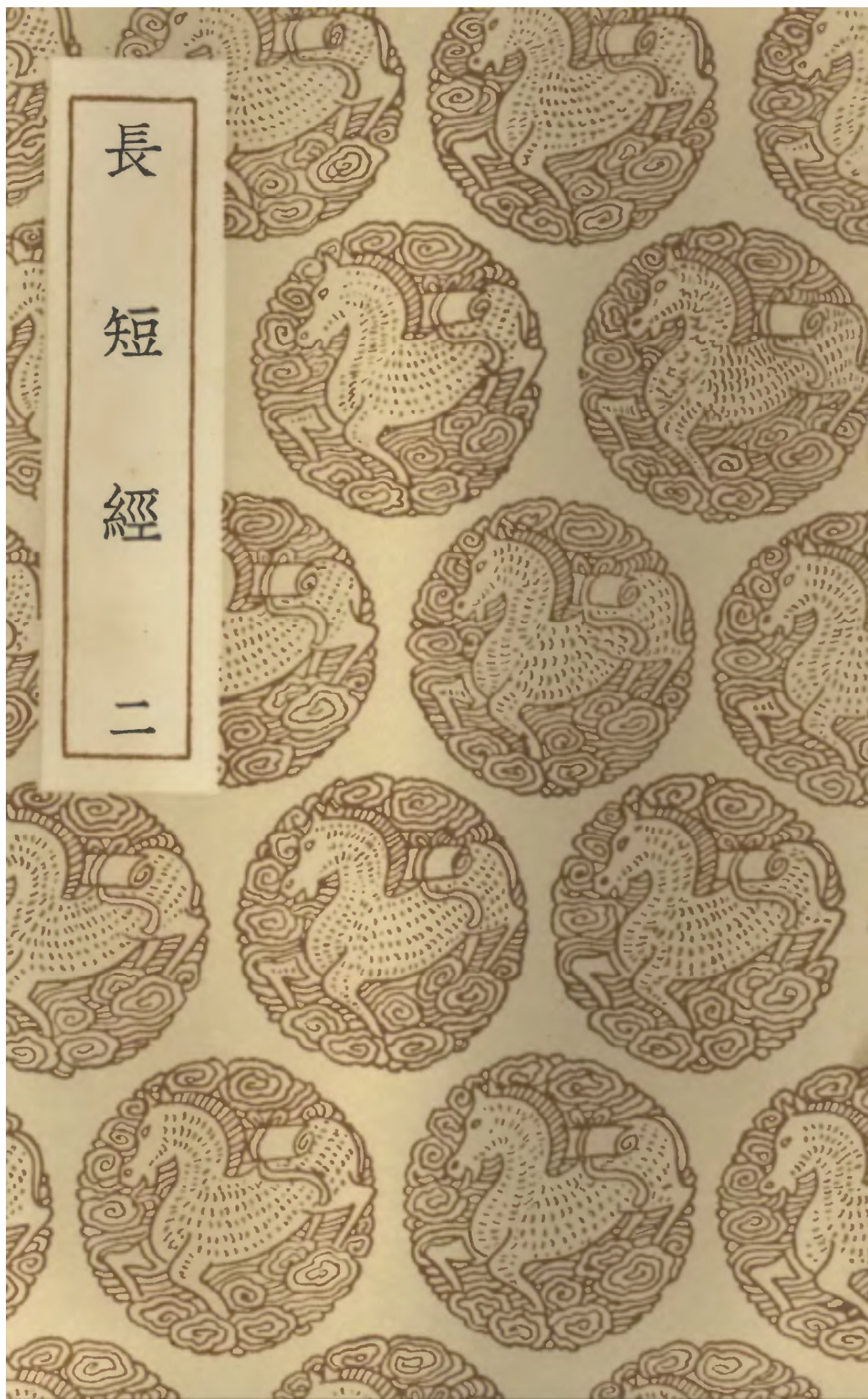


長

短

經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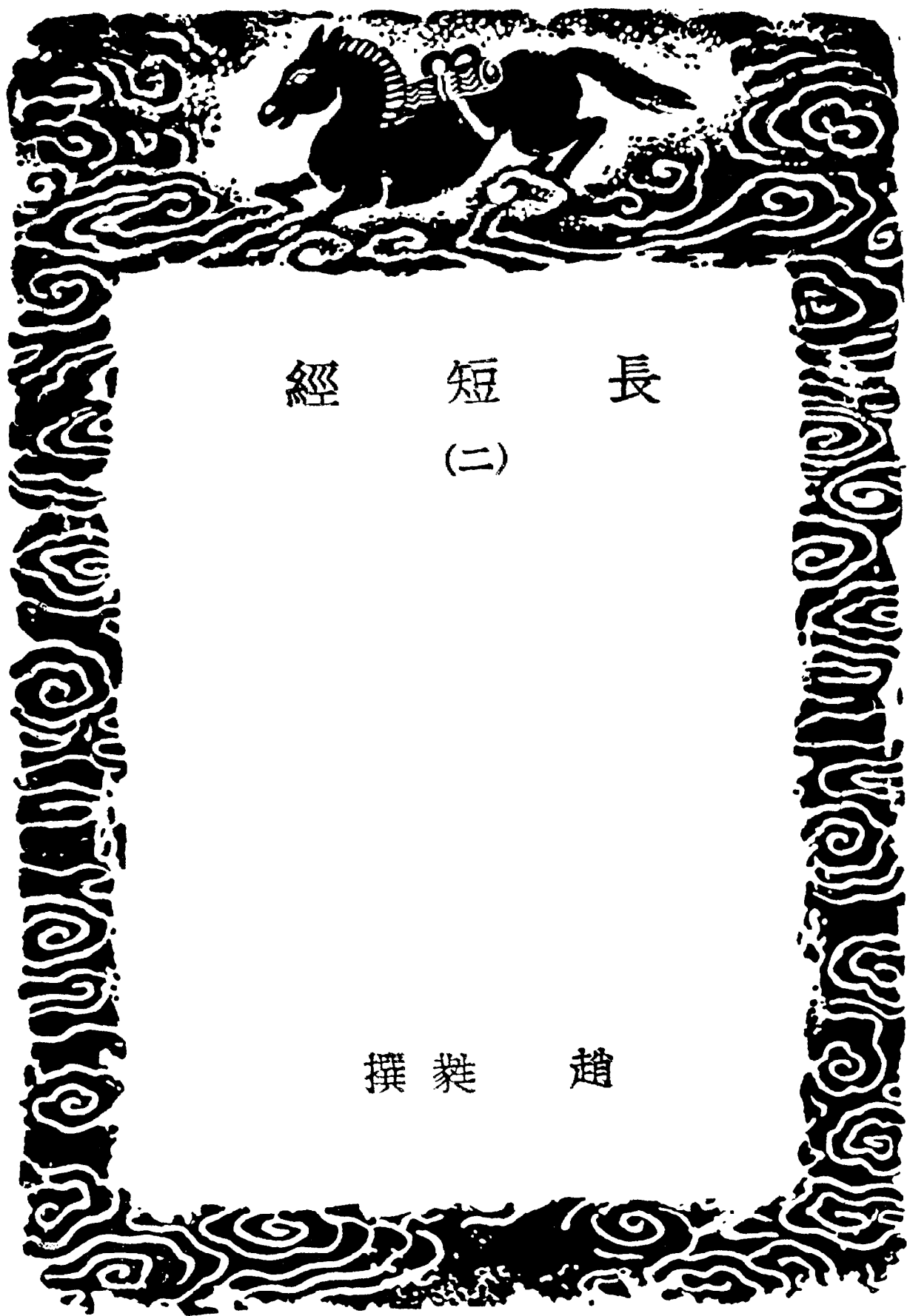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長 短 經
(二)

趙 綦 撰

長短經卷第四 霸紀上

霸圖第十七

臣聞周有天下其理三百餘年成康之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雖屈於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賢人而後能爲之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求而見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以此友天下賢人者二人而歸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謂也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弱衆暴寡吳王問伍胥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之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即歸彼歸即出楚必道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疲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闔閭後之楚於是乎始病越王勾踐

問於大夫種曰伐吳何如對曰伐吳有七術其略云尊天事鬼以舉其邪遺之好美以獎其志遺之巧工使起宮室以甚其財遺之諛臣使之易伐強其諛臣使之自殺堅甲利兵以承其弊越王於是飾美女西施獻之吳王吳王悅之子胥諫不受吳王誅子胥越又爲榮媚鑪以黃金獻之吳王吳王受之而起姑蘇之臺五年乃能成百姓道死越又蒸粟種遺吳王吳王付人種之不生吳大饑齊桓公欲弱楚乃鑄錢市生鹿於楚楚聞之喜廢耕而畜鹿桓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乏粟桓公乃閉關楚降者十四五及柯之盟桓公欲倍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之諸侯由是歸齊故其稱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鄭桓公欲襲鄭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辨士書其名姓擇鄭之良田貽之爲官爵之名而之因爲疆場郭門之外而理之聲以鷄豕之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之桓公因襲鄭此皆諸侯恣行天子之令不行也

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人之始苦也齊侯與晏子坐於露寢公歎曰美哉茲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人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其施之人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人歸之矣。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陳氏之施。人歌舞之矣。復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後果篡齊。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陰謀叛。智果曰。二主殆將有變。不如殺之。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果曰。魏宣子之謀臣趙盾。韓康子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萬家之縣各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智伯不從。韓魏果反。殺智伯。

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務守。合縱連衡。馳車

穀擊。介冑生蟻蝨。人無所告訴。及至秦蠶食天下。并吞戰國。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法嚴政峻。詔諛者衆。使蒙恬將兵北攻胡。尉他將卒以戍越。宿兵無用之地。人不聊生。始皇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於陳。

陳涉吳廣戍漁陽。屯大澤。會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當斬。二人乃謀曰。今已失期。失期當斬。今舉大計亦死。等死。爲國可乎。乃先以鬼神威衆。因斬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侯王將相寧

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

武臣張耳舉於趙。

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蒯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憫公之將死。遂分將徇地。自立爲陳王。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年矣。殺人之父。

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然而慈父孝子。所以不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而慈父孝子。將爭接刃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弔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通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通。問其死生。通見武信

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取天下城。臣竊以爲殆矣。用臣之計。無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說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

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矣。爲君計者。莫如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貴富矣。必相率而降。由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十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

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蒯通策也。

項梁舉吳。

梁令項羽殺假守通。便舉兵起吳。吳今蘇州也。

田儋舉齊。

儋從少年。縛奴欲殺之。以見狄令。因殺令舉兵也。

景駒舉郢。周

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

漢高祖名邦字季姓劉氏沛國豐邑人爲泗上之亭長秦二世元年陳勝等起勝自立爲楚王

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

死之計爲天下除害今始至陳而自立爲王是示天下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城無守牆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

沛人殺其令立高祖爲沛公時項梁

止薛沛公往從之共立義帝

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鋒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代楚將爲能復立楚後

也梁自求懷王孫心立也

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秦將章邯大敗項梁於定陶梁死章邯以爲楚不足憂乃北伐趙楚使

項羽等救趙遣沛公別將西入關沛公遂攻宛降之

沛公攻宛南陽太守呂錡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錡欲自殺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

公曰宛吏人懼死堅守足下盡日攻之死殞者必衆引兵而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不如降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諸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沛公曰善封呂錡爲殷侯

攻武關大破秦軍

趙高殺二世立子嬰遣兵

拒關張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唱秦秦將果欲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破之

入咸陽與秦人約法三章

秦人

獻牛酒沛公讓不受於是人知德矣

遣兵拒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破秦軍於河北率諸侯兵四十萬至鴻門欲擊沛公沛公

因項伯自解于羽羽遂殺子嬰而東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

漢王不肯就國欲攻楚蕭何曰王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

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撫其士人。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於是用韓信策。乃東伐。還定三秦。

漢王之國也。韓信亡楚。從入蜀。無所知名。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薦爲大將。

軍。信拜禮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者。豈非項王耶。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比。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銷印列幣。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中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倍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而王此三人。秦人莫之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人戶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遂聽信計。初漢王之國也。張良送至褒中。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乃使張良還。因燒之。楚以此無憂。漢王之

心也。田榮怨項王之不已立。殺田市。自立爲齊王。羽北擊滅齊。

項羽以吳令鄭昌爲韓王。拒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之罰。欲得王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反。又以齊反。書

遺羽曰。齊欲滅楚。羽以故不西行而北擊齊。

而使九江王殺義帝於郴。漢王爲之縞素發喪。臨三日。以告諸侯。

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失德者亡。兵出無名。

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

漢王因項羽之擊齊。率諸侯之

師五十六萬。東襲楚。破彭城。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歸擊漢。漢王與羽大戰彭城下。漢王不

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孰能爲使淮南王黥布。令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乃使淮南。說布背楚。

隨何說淮南王曰。漢王使臣敬進書與大王御者。竊惟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面而臣事之心。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

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渡淮者。垂拱而觀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揭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不足恃也。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使臣進愚計。願大王留意也。淮南王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淮南。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矣。獨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乃如漢。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攻楚也。

漢王如滎陽。使韓信擊魏王。

豹虜之。

漢王問酈生日。魏大將誰也。曰。栢直。王曰。此其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王曰。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王曰。不能當曹參。在吾無患矣。王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進兵。爲陳船。欲渡臨晉。魏聚兵距之。信乃伏兵從夏陽以瓦罌度軍。襲安邑。虜魏

王豹。便進兵伐趙也。

漢遂與楚相距於滎陽。楚圍漢王。用陳平計。閒得出。

漢王急問陳平策。安出。陳平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末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能出捐數萬金。行反閒。閒其君

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以四萬斤金與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末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能裂地而封。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

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具進楚使。使歸。具報項王。項王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漢王。項王不信。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乃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項王從之。

入關收兵。欲復東轅。

生說漢王出軍宛葉。引項王南渡。使韓信等得集河北。羽兵果引兵南渡。如其策。

轅生說曰。漢與楚相拒於滎陽。成阜數月。漢嘗困。願王出

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集于河北。趙地。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此計出軍宛葉閒。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渡。如轅生之策。

韓信與張耳以

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破之。乃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

初趙王與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廣武君

李佐車說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首。可致於戲下。願足下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不用。信聞知之大喜。乃進軍擊趙。破之。趙之破也。韓信令軍中無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南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與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聽與不用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爲禽矣。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破鄙下。身死。泝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工女下機。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不得攻城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可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短也。臣愚竊以爲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用。廣武君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以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饗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燕已從。使誼告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燕齊。從風而靡也。十二月。漢王拒楚於成皐。享師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曰。王高壘深壁。勿與戰。使劉賈佐彭超入楚地。焚

其積聚。破楚師必矣。項羽乃東擊彭越。留曹咎守成皐。時漢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用酈生計。復守成皐。酈生說曰。臣聞知人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人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人爲天。而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東守成皐。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尊其便。臣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足下急復進兵。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路。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王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可得而有也。若王不知天下之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酈生曰。天下歸漢。王曰。先生何以知之。酈生曰。漢王與項羽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羽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武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英豪賢士。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心不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能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才怨之。而莫爲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三河之水。授上黨之兵。下井陘之路。誅成安君之罪。北

破趙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路。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立可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酈生說。罷歷下兵。守淮陰。侯乃夜渡兵平原。襲齊王烹酈生。引兵東走。初酈生見沛公。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耶。且欲率諸侯破秦耶。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之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足。起而謝之。羽初東。囑曹咎曰。漢卽挑戰。慎勿與戰。勿令漢得東而已。咎乃出戰死。漢王遂進兵取成

皐。漢挑曹咎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擊破之。盡得楚國寶貨。

羽聞咎破。乃還軍廣武間。爲高壇。置太公於其上。漢王遣侯公說

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漢王父母及呂后。項王解而東。漢王欲西。張良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不如因其東而取之。漢王乃追羽。與齊王韓信。魏相彭越。期會擊楚。皆不會。用張良計。信等皆引兵圍羽垓下。遂滅項氏。

漢王問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越得拜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劉賈等。皆引兵圍羽垓下。

都洛陽。用婁敬策。徙都長安。

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豈欲與周室並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后稷。堯

封之於部。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戎狄故。去邠。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至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

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職貢道理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向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下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四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於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周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鬪。不搯其喉而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長安。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喉而拊其背。高祖以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曰。周王七百年。秦二世卽滅。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臯。西有崤澠。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也。留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漢中左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莫敬說是也。其是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

有告楚王韓信反。用陳平計擒之。廢

爲淮陰侯。

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又不及。而舉兵擊之。

是趣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高帝以爲然。發使告諸侯。上因遂行。信果迎道中。帝預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田胥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執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臺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陳豨爲代相。與韓信王黃等反。豨自立爲代王。上自往破之。高祖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誑誤者。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北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守尉。上既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爲也。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見有四人。四人見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各封之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爾所知也。陳稀反。邯鄲以北皆稀有也。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心。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稀將誰也。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其黃臣等麾下受購賞。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初韓信知漢畏惡其能。與陳稀謀反。高帝自將擊稀。信稱疾不從行。欲從中起。信舍人得罪。信囚之。欲殺。舍人弟告信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死矣。列侯羣臣皆賀。相國詐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矣。

尉他王南越反。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綬。爲南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

陸生至南越。尉他黠髻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王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

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制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王先人塚。夷王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以臨越。越則殺王以降。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蹶然起。謝陸生。卒拜尉他而還。初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他謂曰聞陳勝作亂。豪傑叛秦。相立。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卽以他行南海尉事。囂死。他移檄告諸郡曰盜兵卽至。急絕新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自立爲南越武王。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年六十二。惠帝立。呂后臨

政。呂后時。陳平燕居深念。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吾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年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天下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則士預附。士預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何不交歡太尉。深相交結。平用其計。竟誅諸呂。初呂后之崩也。大臣誅諸呂。呂祿爲將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時酈商子寄與呂祿善。於是乃使人劫酈商。其子結呂祿信之。故與出遊。而太尉乃得入北軍。誅呂氏也。景帝時。

吳楚反。征平之。

帝使太尉周亞夫東擊吳楚。亞夫問父客鄧都尉曰。策將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爭鋒。楚兵輕。不能持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壁昌邑。以梁餒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吳糧道絕。使吳梁相弊而糧

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因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餒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滎陽。吳方急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屯吳楚兵後。絕其餉道。

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吳楚既餓。乃引兵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也。

崩。太子徹立。

是爲武帝。

崩。子勿陵立。

是爲昭帝。霍光輔政。上官桀害光寵。詐爲帝兄燕王旦上書。稱光行上林稱蹕。又私調校尉。帝不信。而上

官桀詐僞事。果發伏誅。

崩。立武帝孫昌邑王賀。

賀。昌邑哀王薨之子。卽位二十七日。事有千一百二十七條。霍光廢賀爲海昏侯也。

廢。立武帝曾孫詢。

是爲宣帝。帝衛太子之孫。

崩。立太子

奭。是爲元帝。崩。立太子釐。

是爲成帝。委政諸舅王鳳等。同日拜鳳兄弟五人爲侯。號曰五侯。五侯皆專政也。

崩。立宣帝孫定陶恭王子欣。

是爲哀帝。卽位六年崩。無嗣。

崩。立帝弟

中山孝王衍。

是爲平帝。帝年幼。爲王莽所酖。崩。立宣帝玄孫嬰。是爲孺子。莽廢嬰自立。

僞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帝王皇后之姪也。元帝崩。

成帝卽位。以元舅鳳爲大司馬。兄弟五人皆爲侯。

元帝皇后魏郡王禁之女。生成帝時。鳳秉政。同日封兄弟五人爲五侯。

曼早卒。鳳將薨。以莽託太

后。太后莽之姑也。

封爲新都侯。五侯競爲僭。起治第舍。莽幼孤貧。獨折節恭謹。當世名士多爲莽言。上由是賢之。

拜爲侍中。

莽交結將相，收贍名士，賑施賓客，故虛譽隆洽，傾軋其諸父矣。

時成帝廢許后，立趙飛鸞。飛鸞女弟爲昭儀，昭儀害後宮皇子，帝無

嗣，乃立定陶王忋爲皇太子。

忋者宣帝孫，成帝弟之子。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爲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王鳳故勸立之。

莽以發定陵侯淳于長大姦，拜爲

大司馬。

初，長與許皇后姊嬀私通，因嬀賂遺長。長許欲白上爲左皇后，時王根輔政，久病，長嘗代根，根心害長，詈白根曰：「長與許貴人私交通，見將軍久病，私喜，根怒，令莽白長。」

時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卽

位，立皇后傅后。

后卽帝祖母，定陶恭太后從女弟也。

封后父傅晏爲孔鄉侯，帝母丁后曰恭皇太后，舅丁明爲安陽侯，莽乞骸

骨，避丁傅也。哀帝崩，時莽以侯在，第太皇太后令莽備佐喪事。

太皇太后，元帝皇后也。

復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爲帝。

卽平帝，帝名衍，爲中山王，卽孝王子也。

太皇太后臨朝，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

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尋、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典樞機，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皆以才能

並任顯職。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旨意而顯奏之。莽因固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越常氏重譚，獻白雉一，黑雉二。莽令益州諷羣臣奏言：「莽功德似周公，宜賜號安漢公。」

平帝崩，莽徵宣帝玄

孫廣成侯子嬰立之，年三歲，遂謀居攝，如周公故事。

時元帝統絕，宣帝曾孫五人，莽惡其長者，託以卜相宜吉，乃立嬰也。

東都太守翟義反，敗死。

義丞

相方進子也，立劉信爲天子也。

莽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之助，用銅匱符命，遂卽眞。

梓潼人袁世章上銅匱符命。

其九年，赤眉賊起。

琅琊女子呂母爲子

報仇黨衆復浸多號赤眉賊

十四年世祖起兵與王匡等共立劉聖公爲更始皇帝

更始卽世祖族兄世祖及兄伯升與新市平林兵上王匡等合軍攻棘陽

莽遣王

尋王邑擊更始二公兵敗于昆陽漢兵遂入城中人皆降莽走漸臺藏於室中北隅閒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遂傳首詣更始于宛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皇帝之九代孫也王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

莽末南方饑饉人民

羣入野澤掘堊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爲平理爭訟遂推爲渠帥時劉玄避吏平林

時世祖避吏新野因賣穀宛宛人李通以圖讖說世祖

通父守好讖記通素聞守說云

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嘗懷之及下江新市兵起通弟軼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笑曰吾意也會世祖避事在宛通聞之卽遣軼迎世祖遂相約結未幾世祖與伯升鄧晨俱之宛與穰人蔡恭少公等讖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秀乎世祖笑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後因謂世祖曰王莽殘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往時之會宛語獨當應耶世祖笑及漢兵起鄧晨遂往從之世祖於是與通弟李

軼起於宛兄伯升起於舂陵鄧晨起新野會衆兵擊長聚新市人王匡等立劉聖公爲天子而害伯升

劉玄

字聖公世祖族兄也避吏于平林王匡等立之初伯升自王莽篡漢帝憤憤懷匡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之居業傾財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王莽末盜賊羣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於是使親客鄧晨起新野世祖李軼起於宛伯升發舂陵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劉嘉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諸將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欲歸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後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欲尊立宗室德甚厚焉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

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將內自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羽，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而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能承吾弊，非計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則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善詳思之。諸將不從，遂立聖公。由是豪傑失望。伯升都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劉伯升兄弟也，更始何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乃陳兵數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卽日害之。李軾與世祖既隙，後因馮公孫致密書，求効誠節。或勸祕之，世祖乃班露軾書曰：「李文季多詐，不信人也。今移其書告守尉，書既宣露，朱鮪使人殺軾也。」號更始元年。更始使世祖爲偏將軍，徇昆陽。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擊世祖於昆陽。世祖破之。初，伯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尙未知，乃僞使人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伴墮下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屢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世祖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出衝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莽兵大潰，走者自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雨飛如注，澧水盛溢，虎豹皆戰，慄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之不流。」

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鄧禹杖策北渡河，追世祖。世祖見禹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先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世祖笑，因留宿。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虜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未可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覽英雄，務悅人心，立高祖之業，救萬人之命，以公而慮之，天下不足定也。世祖大悅，及從至廣阿，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之，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世祖笑悅，又馮異說世祖曰：「人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久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巡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世祖納之也。」

王郎詐爲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

降下郡國。世祖滅之。

王昌一名王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常以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趙魏間。而郎與之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稱眞子輿云。更始元年。平林等率車騎數百。

晨入邯鄲城。立郎爲天子。世祖進攻邯鄲。郎少傅李立爲反。開關門內漢軍。遂拔邯鄲。斬王郎。收文書。得人吏與郎交關。謗毀上者數十章。世祖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世祖威聲日盛。更始疑慮。乃遣使

立世祖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守。並北之部。

時世祖居邯鄲宮。耿弇請閒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外。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拜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王莽。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數及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舉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令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音響應。天上可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閒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北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世祖大悅。弇歸上谷。斬韋順等。

世祖辭不就

徵斬苗曾等。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皆平之。

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爲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

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有赤眉銅馬之屬。不可勝計。初銅馬降世祖。猶不自安。世祖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馬。乃自乘輕騎。按行步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致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服世祖。使耿弇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具屯於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乃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祝阿已隕。大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分兵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令軍中曰。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救之。弇喜謂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所求也。即分三千太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臨陣斬邑。旣而收首級以

示巨里城。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步時都劇。使其弟藍守西安。諸郡太守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奔進軍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雖小而堅。臨菑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部後五日攻西安城。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奔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出其不意。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懼。遂將其衆士歸劇。奔乃令軍士無得妄掠劇下。頃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之大笑。至菑攻奔。奔先出臨菑水上。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合戰。奔升王宮樓臺望之。視歆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大破之。步走降。世祖陳俊逃。奔欲招其故衆。令俊追斬諸賊。悉平之。

赤眉賊入函關。攻更始。世祖乃遣鄧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

眉之亂。

赤眉賊樊崇立劉盆子爲天子。入長安。殺更始。寇掠關中。

於是諸將上尊號。乃命有司設壇於鄠南千秋亭五城陌。卽皇帝位。

諸將上奏曰。漢

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不能奉承大統。而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諱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唯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又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然後卽皇帝位。

十月。駕東幸洛陽。赤眉降。

大司徒鄧禹。馮異。劉宏等。征赤眉。異曰。異

前與戰拒華陰。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雖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擊其西。一舉而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宏不從。遂大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宏等軍亂潰。異與禹救之。赤眉小却。異歸壁。約期會戰。異使壯士變服色。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遂驚潰。赤眉君臣面縛。奉皇帝璽綬降世祖。

平隗囂。滅

公孫述。天下大定。崩於南宮。時年六十三。

世祖初起兵。時年二十八。

末孫靈帝用奄人曹節等。矯制誅太傅陳蕃。李膺。其

黨人皆楚錮。中平九年，黃中賊起。

鉅鹿張角，自稱大賢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子弟，連結郡國。期三月五日，內外俱起。唐周告之，角便起，皆著黃巾爲標幟也。

靈帝崩，太子辯卽位，董

車入朝，因廢帝爲宏農王，而立獻帝。李傕逼帝東遷，曹操遷帝都許，操薨，帝遜位于曹丕。

魏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靈帝時爲典農校尉，漢末奄豎擅權，何進謀誅奄豎，太后

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欲以恐劫太后。

陳琳進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說有掩口捕雀，夫物微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而可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視，

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鑪而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無成功，祇爲亂階也。進不納其也。

董卓至，廢帝爲宏農王，而

立獻帝。京師大亂，太祖亡出關，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於已吾，與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

仙、兖州刺史劉岱、渤海太守袁紹同時俱起，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

設壇場，共盟誓，臧洪操盤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暴，害加至尊，毒

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翳覆四海。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仙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上，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慷慨涕泗立下，聞者激揚。

曹公行稱奮

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兵屯洛陽，司徒王允與呂布殺卓，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太

祖至洛陽，衛京邑，暹遁走。太祖以洛陽燒焚殘破，奉天子都許下，詔責袁紹以地廣兵強，專自樹黨，不聞

勤王之師。

紹時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

紹遂攻許，太祖破之，官渡紹嘔血死。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爲司隸校尉。董卓議廢立，紹不聽，卓怒，紹懸節於上東門，奔冀州。卓購求紹，伍瓊爲卓所信，

爲紹陳說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卽山東非公所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渤海太守。紹與孔仙等同起。及襲奪韓馥冀州。據河北。練精卒十萬。騎萬匹。欲進攻曹操於許。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弊。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命。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譬如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敗。曹操奉定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兵相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銳。將士思舊。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遂不用沮授之計。曹公軍官渡。紹將悉衆而南。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不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算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遂攻操於官渡。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散其資財。會宗族以與之。曰。勢在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其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弊。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噬噬。爲羸弱姬。殆今之謂耶。及渡河。臨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將濟乎。紹果爲曹公之所取。紹進保武陽。與操相持。沮授又說曰。北兵雖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財貨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於緩搏。宜余持以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漸逼官渡。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虛弱。若分遣輕騎。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公。而說操襲取淳于瓊。瓊時督軍屯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急擊之。時張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事去矣。宜引去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

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討，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曹公破瓊，焚其積聚，紹軍潰散奔北。曹公遂破紹，乃威震天下也。

太祖討紹子譚，尙於黎陽，尙與

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尙，送其首，遂平河北。

初，太祖討譚，尙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定鬪其閒，還相離也。急之則相

持，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征劉表，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太祖曰：「善。」太祖方征劉表，譚果與弟尙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以問羣臣。羣臣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漢閒，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今兄弟遺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全，力全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則天下不足定也。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破袁尙。

太祖征劉表，會

表卒，子琮降。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初平元年，詔以表爲荊州刺史。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曹操與袁紹相持，與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援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劉先主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

重，在于將軍。將軍若有所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士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復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徇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以荊州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不從。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表疽發背卒。操軍新野，傅巽說琮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如？」劉備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保全楚，不能以存。誠以劉備足敵曹公，則備不能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琮遂舉衆降。時劉備奔在荊州，表不能用。聞荊州降，遂奔。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曹公破之。

曹公與馬超等夾關爲界。曹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

馬公乃得渡。結營河南。超遣信求割地。任子以和。公僞許之。韓遂請公相見。至期。交馬上詣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問遂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毀滅。點道如遂改定者。超愈疑。遂曹公乃與戰。大破之。關中平。諸將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口而復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河西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四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者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河爲堅壘。虜至而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希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雷不及瞑目。兵之乘變。固非一道也。天子策命公

爲魏王。孫輔稱吳王。據江東。劉備襲益州。牧劉璋。據蜀。天下遂三分矣。二十五年。薨于洛陽。子丕嗣。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是爲文帝。受漢禪。崩。子睿嗣。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是爲明

帝。崩。子齊王芳立。十五年。廢。高貴鄉公髦立。七年。廢。常道鄉公璜立。璜禪晉。晉封爲陳留王。

晉高祖宣皇帝名懿。字仲達。姓司馬。河內溫人也。仕於魏武之世。歷文明二帝。居將相之位。平孟達。達爲新城

太守。滅公孫度。度世稱燕王。據遼東。擒王陵。陵謀立楚王爲帝。兵敗自殺。魏明帝崩。遺詔使帝爲太尉。與大將軍曹爽輔少主。少主。齊王芳也。帝

誅曹爽。爽謀爲不軌。宣帝謝病避之。爽黨李勝爲荊州別駕。帝詭爲老婦。云并州近胡。可爲其備。勝退謂爽曰。司馬公屍居殘氣。神形已離。不足虞也。爽於是專恣。惡太后知政。遷於永寧宮。嘉平元年。天子謁高陵。爽兄弟擁兵從出。宣帝乃起奏永寧宮。廢爽。然

後勒兵至洛水迎天子。宣帝崩。子師代爲相。師字子元。是爲肅宗景皇帝。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征平之。儉欽初反也。景帝問

王肅曰安國寧主其術安在肅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心後孫權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皆在州但急往禦之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景帝崩弟昭代

爲相昭字子上是輔政爲司空諸葛誕據壽春反奉詔征平之伐蜀擒劉禪于時政出於權臣人君主祭而

已魏帝不能容自勒兵攻相府太祖用長史賈充計逆戰舍人成濟執殺魏帝高貴鄉公也名髦字士彥乃僞令皇太后下令廢少帝又委罪成濟

誅其三族太祖崩子炎受魏禪炎字子安文帝太子既受魏禪用羊祜杜預計征吳平之立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

字正度是爲惠惠帝不惠妃賈充女爲皇后后秉權殺楊駿廢太后賈后淫妬遇姑無禮乃詐誣太后父楊駿反使帝誅之廢太后於金墉城餓殺之誅太宰

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亮瓘並以名德執政后意不得行乃使帝弟楚王瑋矯詔誅亮瓘因又誅瑋戮楚王瑋殞太子遹賈后無子乃許有娠養賈謐子爲子太子遹宮人謝氏生也少而聰惠賈后惡之謔

太子廢之金墉城又遣小黃門殺太子用趙王倫爲相國倫惡司空張華僕射裴頠正直矯詔誅之倫遂篡帝位於是齊王攸之

子問與帝弟成都王穎等起義兵誅倫穎於是鎮鄴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又起兵討穎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後惠帝復位帝弟長沙王又譖問誅之由是戎狄並興四方阻亂遂分爲三十六國劉元海爲匈奴質子在洛陽晉武帝與語說之謂王渾曰元海容儀機鑒猶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渾對曰元海容儀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于二子遠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無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

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國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李喜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指日可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元海若能平涼州。漸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惠帝失馭。寇賊蜂起。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步軍事。及王浚等討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衆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衆以赴國難。穎從之。元海至國。左賢王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遂寇平陽。陷之。入蒲。于時五胡亂中原矣。石勒者。上黨羯胡也。據於趙幽州之牧。王浚署置百官。勒有并吞之意。欲先發使以觀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陸抗之事。亢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圖稱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振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疑之兆露。後雖奇略。我所設也。夫立大事。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尙恐不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也。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于春齎珍寶。奉表推崇浚。浚謂于春曰。石公一時英武。據有舊趙。成鼎峙之時。何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于春曰。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盛強。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郡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岳。威聲播於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哉。但以帝王不可以勇致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耳。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也。明公亦何怪乎。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矣。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下所許也。願公勿疑。浚大悅。遣使報勒。勒復遣使奉表於浚。明親詣幽州上尊號。亦修牋於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勒纂兵戒期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爲其後患。沈吟未發。張賓曰。夫敵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王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反。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善。於是輕騎襲幽州。勒晨至薊北門。叱門者疑。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主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勒入浚乃懼勒入其廳事令甲士執浚送于襄國市斬之此三十六國之大略也

惠帝立十四年崩弟豫章王熾立字豐度是都長

安爲胡賊所殺

後魏拓跋氏以晉懷帝永嘉三年自雲中入鴈門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至孝文乃改拓跋爲元氏都洛陽肅宗崩大都督爾朱榮謀立莊帝榮害靈太后及王公二千人立莊帝帝殺爾朱榮左僕射爾朱世隆率榮部曲自

晉陽襲京城執莊帝殺之而立閔帝又廢之高歡乃立廣平王子修後爲斛律斯椿所脅走入關周太祖宇文黑獺奉帝都長安拔草薙立朝廷是爲西魏詔授宇文黑泰爲丞相泰又害帝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文帝崩立王子朗爲帝又廢之而立恭帝泰爲太師泰薨子覺嗣封周公魏帝禪位于覺覺黑泰第三子受禪國號周至宣帝崩禪於隨初爾朱世隆之殺莊帝也高歡爲晉州刺史起兵誅之立魏出帝歡爲丞相後魏既西入關乃立清河王之子善見爲帝遷都鄴是爲東魏高歡薨子齊王洋受東魏禪國號齊至溫公緯爲周所滅周又爲隨所滅隨文帝既受周禪又南滅陳大下一統矣

懷帝崩立吳王晏子業

業字子業是爲愍帝

亦爲胡賊所殺

此時胡亂中原晉元乃遷都江左也

中宗元皇帝睿乃興於江東

睿字景文宣帝曾孫也元帝幼而聰敏及中原喪亂乃與王敦等渡江綏撫江左甚得衆心後王敦於武昌反至石頭帝攻之不克乃委政於敦敦還鎮武昌

帝在位十六年

崩太子紹立

紹字道畿是爲肅宗明皇帝

王敦威振內外將謀爲逆肅宗征破之

用溫嶠等決計征之初敦之謀反也溫嶠爲其從事中郎夙夜綜其府事僞相親善京兆尹缺嶠說敦曰

宜自樹腹心以閒搆人主愚謂錢鳳可用敦曰莫若君嶠爲辭讓臨別之際嶠自起行酒嶠僞醉以手板擊錢鳳幘幘爲之墮乃作色曰錢世儀何人湍太真自行酒而敢不飲鳳不悅以醉爲解明日嶠將發鳳說敦留之敦曰嶠常云錢世儀精神滿腹昨小加聲色豈得以此相譏邪嶠至都陳敦反逆狀

三年肅宗崩至簡文帝第三子孝武帝昌明立羗賊苻堅寇淮南晉冠軍將軍謝玄等大破

堅於淝水。

苻堅以百萬之衆至淝水。謝玄乃選勇士八千人。涉渡淝水。玄遣使謂堅曰。阻水爲陣。曠日持久。請小却。與君周旋。秦諸將聞前軍唱却。謂已失利。朱序之徒。聲云堅敗。大軍退。自相填籍。聞風聲鶴唳。皆曰南軍至也。遂大敗。

堅還長

安。

苻堅因此卒亡滅也。

二十一年帝崩。自後遂干戈相繼。至安帝爲桓玄所篡。宋祖劉裕平玄。至恭帝遂禪于宋。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興。彭城人。桓玄篡晉。

僞楚桓玄。字敬德。譙國龍亢人也。形貌瓌特。爲江州刺史。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政。以玄跋扈。遣軍征之。玄聞見討。卽率

衆下至京師。殺元顯。詔以玄爲丞相。封楚王。遂禪位。

高祖與劉毅。何無忌等。潛謀匡復。起兵平玄。

時桓玄使桓宏鎮廣陵。劉道規爲宏中兵參軍。令道規襲桓宏。桓脩鎮丹徒。高祖爲脩中兵參軍。自襲脩。

克期同發。劉毅道規等既襲廣陵。斬桓宏。以其衆南渡。高祖何無忌襲京師。斬桓脩。率二州之衆千二百人。進舍竹里。移檄京師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縱虐。或值聖明。自我大晉。屢構陽九之厄。隆安已來。皇家多故。貞良斃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凌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亡難。凶力實繁。踰年之閒。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隳墜。雖夏后之羅汜。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爲喻。自玄篡逆。于今歷載。彌年亢旱。民不聊生。士庶病於轉輸。文武困于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而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夕寐宵興。思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等。忠烈斷金。精誠貫日。投袂荷戈。志在畢命。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事無以輯。辭不獲已。遂總軍要。席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力。剪滅逋逆。盪清華夏。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寵爵祿。而並俛眉猾堅。無由自効。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事。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傾之運。勢接於已踐之機。丹誠未宣。感憤填激。望霄漢以永懷。顧山川而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廷。何無忌之辭也。桓玄使桓謙屯東陵。下毓之屯覆舟山。義軍朝食。并其餘進。造覆舟山。東令羸兵登山。多張旗幟。布滿山谷。高祖率衆奔之。士者殊死戰。謙軍一時潰走。玄挾矢單帕走江陵。

玄將入蜀奔至枚回四州逢益州參軍賈恬之黨射殺之。

奉天子反正。因居將相之任。封豫章郡公。蜀賊譙縱稱王。高祖遣將征平之。

高祖使朱齡石

率衆二萬自江陵伐蜀。高祖誡曰。劉敬先往至黃武。無功而退。今者師出。應道青衣。賊料我當出其不意。復從內水。如此則城活之成。成必有重兵。若逼黃武而墮其計。今軍自外水出。取成都。疑兵向黃武。此制敵之上策。爲書於函。署曰。白帝發。諸將雖行。未知所趨。及至白帝。乃發書。言衆軍悉由外水。臧熹自中水出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向黃武。譙縱果使譙道福重兵守涪城。朱齡石次彭模。拒成都二百里。譙縱大將侯暉等屯彭模。朱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吾師。欲奮銳息甲。徇隙而誰。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兵卒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暉之阻兵。非堅壁也。因其懼而攻之。其勢易克。克彭模。鼓行而前。成都不能守矣。緩兵相持。虛實將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若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同爲蜀子虜矣。從之。明日遂攻。皆克。斬侯暉。於是遂進克諸城。諸城守相次瓦解。縱自縊而死。

姚泓僭號於西京。高祖征平之。擒泓。

高祖既滅秦。入長安。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江南。時赫連都統萬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

卿試言進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智守之。非經遠之規。狼狽而反者。欲速成篡事。無暇有意于京師。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旗鼓。以日爲歲。清泥上洛。南師之要衝。宜致遊軍。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渡潼關。塞崤峽。絕其水陸之道。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之人。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句之間。必見縛於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南伐長安。高祖懼。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守長安。長安人逐齡石而迎勃勃。遂失關中也。鮮卑慕容超據守青州。稱燕王。高祖征擒超。

初超叔父德盜有三齊。德死。超襲其位。遂寇淮北。高祖將有事中華。因其侵也。乃北伐超。大將軍公孫五樓說超曰。吳兵輕銳。難與爭鋒。截斷

大峴。使不得入。上策也。堅壁清野。芟除粟麥。中策也。據城待戰。下策也。超曰。引使過峴。我以鐵騎躡之。成擒矣。何據清野。自取蹙弱乎。初謀是役也。諫者曰。賊若不嚴守大峴。則堅壁廣固。守而不出。軍無所資。何能自支。高祖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

謂我孤軍將不及久必將引我且示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既逾峴虜軍未出高祖喜曰天贊我也衆曰軍未克公何悅焉高祖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隨吾計勝可必也六月慕容超使五樓據臨朐羸老守廣固聞軍近超亦會焉距臨朐四十里有巨蔑水超使五樓往據之曰晉軍得水則難敗也五樓馳進前鋒孟龍符奔就爭先得據之五樓退大軍有四千人分爲兩翼方軌徐進未及臨朐賊騎交至龍符等拒之日向側戰猶酣高祖謂檀韶等曰虜之精兵悉於是矣臨朐留守必將寡弱子以潛軍逾其後往必剋城多易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且吾前言兵自海道往必聲之韶等行鼓而進賊望曰海軍至超奔城走遂尅之軍聞城陷懼而不敢動高祖親鼓士卒咸奮大奔崩之超奔廣固進軍圍之城陷獲超歸於京師斬于建康市

賊盧循據

南海因高祖北伐燕乘虛下襲建業高祖還乃平之劉毅據荊州貳於高祖高祖遣將征誅毅

裴子野曰義旗同盟莫有

能全其功名者何也相與見疇曰期之過捷不知王業之艱難彼則褻裳濡足唯利是親我則芟夷羣醜寧或負人劉希樂諸葛長明皆人傑也豈可暗于天命亦勢使然歟假其何孟齡長庸詎其有血食善哉武王之作周也八百諸侯皆同會曰紂可伐矣尙還師于孟津豈不知順人行戮惡欲速多禍也高祖東方之師疾則疾矣而饒倖之譽於是乎繁嗚呼仁義之弊至於偷薄而況奇功哉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反征之

裴子野曰書稱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司馬休之之動非其時天方厭晉

囚敢知去已雖得衆能違天乎五運推移無不亡之國爲廢姓處亂朝賢若三仁且猶顛沛而況豪俠者哉昔中原殄滅衣冠道盡于時四海爭奉中宗豈徒繫於晉德實大有禮義故能遂兼南國其興也勃焉至乎義熙不欲異於是矣而宗失交流未忘前事波迸越逸禍敗相尋豈龜黎之伐宏多將咎周之徒孔熾不達興廢何其黜歟

晉帝加高祖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晉安帝崩大司馬瑯琊王

卽位徵帝入輔禪位於宋

帝奉表陳讓表不獲通宋臺臣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案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古曰太白晝經天人更主異性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古曰五虹見天子黜

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古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于六。六，亢位也。帝乃從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即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

殿。大赦改元。在位三年崩。

初大漸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與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可以會稽處之。後皆如言也。

立太子義符。

是爲營陽

王。即位昏亂。司空徐羨之輔政。廢爲營陽王。

廢立宜都王義隆。

是爲文帝。帝高祖第二子。爲太子劭所殺。初劭及弟濬並多乖禮度。懼上知，乃爲巫蠱咒咀。帝聞之，大怒，將廢劭而殺濬。更議所立，持疑未定。以事語濬母潘淑妃。潘淑妃以告劭。

劭悖凶，乃殺帝于合殿。劭即位也。

立武陵王駿。

是爲孝武皇帝。文帝第三子也。劭殺帝，駿建義兵，至京誅劭。

崩立太子子業。

是爲前廢帝。帝凶悖，左右壽寂殺之。

崩立湘東王彧。

是爲明帝。文帝第十

八子也。孝武諸子。江州刺史晉安王勔。尋陽王子房等並舉兵反，皆征平之。

崩立太子昱。

是爲後廢帝。在位凶悖，常欲殺楊玉夫。玉夫懼，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渡。報已。王劭則先與玉夫通謀。玉夫候帝眠熟，遂斬之，送首與齊王蕭道成也。

立順帝淮。

是爲順皇帝。明帝第三子也。

遜位於齊蕭道成。凡八代六十年。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蕭氏，東海蘭陵人也。爲輔國將軍。宋明帝初，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反，在東諸郡起兵。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攻淮陰。晉安王勔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道入三吳。帝並討平之，使鎮淮陰。七年徵還都。

宋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閒流言帝爲天子，愈以爲疑。帝初見徵，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幼弱，作此歲後計，何關他族？唯應速發，緩當見疑骨肉。

相殘。自非靈長之運。禍難方興。與卿等戮力也。

至拜常侍。明帝崩。遺詔使與袁粲其掌機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帝討平之。

初。疏舉兵。朝廷惶駭。帝與褚彥回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乃單車白服出新亭。築壘未畢。賊騎交至。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竟破之也。

遷中

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

帝晝臥裸袒。蒼梧王率數十騎直入領軍府。立帝於宮內。晝腹爲射的。自引滿射之。左右玉夫因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飽箭射之一箭中臍。蒼梧投弓於地也。

常語

左右陽玉夫。伺織女渡報我。是夜七夕。玉夫懼。取千牛刀殺之。

玉夫與王敬則通謀。殺蒼梧。齎首送領軍府報帝。帝行戎服。夜入殿中。明旦召袁粲等計議。粲欲有言。帝髮鬚

盡張。眼光如雷。敬則拔刀跳躍。應衆曰。天下之事。皆應決蕭公。敢有開一言者。染敬則刀。乃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今卽位。曰。事須及熱。帝正色曰。卿都不自解也。

帝乃迎立順帝。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帝討

之。初。攸之稱太后命。已下都。袁粲劉秉等見帝威名日盛。不自安。與攸之通謀。舉事殿內。帝命王敬則於殿內誅之。

進位相國。封齊公。備九錫。

策曰。朕以不造。夙羅旻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族。神歇靈澤。海水

羣飛。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高勲至德。振古絕倫。雖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德朕命。乃者袁劉構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爲仇讐。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徇難。超然奮發。登戎車而戒路。報金版而先驅。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浚虐淮浦。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許無勇。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公受命宗社。精貫朝日。擁節軍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梟其渠師。保境全人。江陽卽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不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閒人。竊覲其虞。于時江服未夷。皇途荐阻。公忠義奮發。在險彌亮。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閔越有來蘇之望。此又公之功也。

匈奴野心。侵掠疆場。醜羯僂張。勢振彭泗。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氣祲時蕩。弔死扶傷。宏宣皇澤。俾我淮淝。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勢故相仍。師出已老。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分疆畫界。開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烈火焚于王城。飛矢集于君屋。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挺劍凝神。則奇謀不世。把旄指麾。則懦夫成勇。信宿之間。宣陽底定。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靡沸。淫刑以逞。誰則無辜。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文明之軌誰嗣。公遵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社。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劉攜貳。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密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謨內運。霜鋒外舉。祿沴載澄。國途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包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惟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公杖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皎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積年逋誅。一朝緇戮。湘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加之以明哲。道庇生靈。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社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余一人。永清四海。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汪哉邈乎。無得而名之。

四月。宋帝禪位于齊。甲午卽

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

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夫肇自生靈。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惟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煥諸方。冊載在典。謨水德在微。仍世多故。

實賴道成匡救之功。以弘濟于厥難。大造顛墜。再構區宇。誕唯天人。罔弗和會。迺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舜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暨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統。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順。鴻歷敬簡。元辰虔奉皇符。登壇命禪。告類上天。以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建元四年崩。立太子。是爲世祖。武皇帝也。荅人表。式敷萬國。唯明靈是饗。

崩。立大孫昭業。

是爲鬱林王。卽位無道。武帝梓宮下渚。帝于端門內奉辭。輜輶車載入閣。卽奏胡伎。高宗殺之。

崩。立弟昭文。

廢爲海陵王也。

廢。立西昌侯鸞。

是爲高宗。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卽位亟

行誅戮。且寢疾經年。預爲梓宮。崩。立太子寶卷。是爲東昏侯。卽位凶暴。以金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又於苑中爲市。自爲市吏。以潘妃爲市令。義師至。爲左右所殺也。崩。立和帝寶

融。明帝第八子也。以位禪梁。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是驗矣。東昏侯宮裏作散叛髻。反根向後。東昏時天下散叛矣。又立帽。竊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渡三橋。裂裙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鸞。梁武宅在三橋。而鳳渡

之。鳳翔之驗也。黃鸞者。皇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先是百姓及朝士以帛填。曾名曰假雨。假者非正名也。儲雨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子廢爲庶人。儲雨之意也。梁高祖武皇帝名衍。姓蕭氏。爲巴陵

王法曹。後爲竟陵王子良八友。初皇考之薨。不得志。及至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心恥。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時齊明將迫隨王。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爲變。以問帝。帝

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並唯利是爲。若啗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正須折節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吾意也。果如其策。魏將王肅攻司州。帝

破之。以功封建康郡男。齊明帝崩。東昏卽位。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

東昏時劉暄等六人。更直省內。分日帖敕。世謂六貴。又有御刀等八人。號曰八

要。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唯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懼時患也。須與益州圖之耳。時上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帝與謀不從。懿尋被害也。長兄懿被害。帝起義。僚

佐集於廳事。告以舉兵。是曰建牙。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使過荊州。既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王天武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武既發。帝謂弘策曰。今日坐收天下矣。荊州得天武至。必惴惴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延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加辱亡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見同耶。以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武齎

書與穎胄兄弟去後。帝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只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一具天武口。及問天武口無所說。天武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兄弟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兩空函。定一州也。山陽至江安。果疑不止。穎胄乃斬天武送山陽。信之。至荊州。馳入城。將諭闕懸門。奮發折其軫。投車而走。陳秀拔戟逐之。斬于門外。穎胄卽遣驛使傳首于帝。仍以南陽王尊號之。議來告曰。時不利。當須待來年。二月。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日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來年耶。帝不從。乃赫然大號也。

戊申。帝發自襄陽。

帝留弟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襄陽人腹中。推誠信

之。勿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也。

郢魯諸城及諸將並降。

初。東昏遣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帝命王茂潛師襲加湖。子陽竄走。衆盡溺于江。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使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擊。帝謂諸將曰。夫

征討未必須實力。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警服。陳武牙卽伯之子。狼狽奔歸。彼人之情當凶懼。我謂九江可傳檄而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撞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郢城並降。伯之及子武牙見帝至。並束甲請罪。

壬午。帝鎮石

頭。命衆軍圍六門。衛尉張稷斬東昏。以黃油裹首送軍。

帝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潘妃誅之。以宮女二千人分資將士也。

平京邑。齊和帝以

位禪梁。帝卽位。太清元年。齊司徒侯景以十三州內屬。侯景反。至京師。幽帝而崩。

天監中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

城北火酣酣。帝封記之。帝三十八。尅建鄴。八十三遇火災。元月四月十四日同泰寺火災。皆如其言。此之謂也。

侯景立武帝太子綱爲帝。又爲景所殺。

追尊爲太宗。簡文皇帝也。

湘東王繹於

荊州。使王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

僧辯等勸進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分勒武旅。百道同趨。轟然大潰。羣兇四滅。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忍憤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掖垣好時。冀馬雲屯。豺狼當路。非止

一人鯨鯢不梟經載矣。天威既振，冤恥並雪。百司岳牧，仰祈宸鑒，咸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杳然凝視，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闕云叫，而閭闔未開，謳謠再馳，是用翹首，豈可久稽羣議，有曠彝則也。

景平湘東王

卽位于江陵。

是爲孝元皇帝。武帝第七子也。

魏使萬紐于謹來攻，梁王蕭詧率衆會之，帝見執，魏人戕帝。

初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懷

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曰：建鄴王氣已盡，渚宮州已滿百，於是乃留尋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帝觀之，慨然謂朝臣曰：吾觀玄象，將恐有戴但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尋爲魏軍所逼，城陷見執，進土囊而殞之。古老相傳云：洲滿百，荊州出天子，桓玄爲荊州刺史，內懷逆意，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破，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太清末，枝江揚之閣浦生一洲，明年而梁元帝立，承聖末，其洲與大岸通也。江陵既陷，王僧辯、陳霸先等議立帝。

子方智。

是爲敬皇帝。元帝第九子。

於江州奉迎至建鄴卽位。太平二年，禪位于陳。高祖武皇帝姓陳氏，名霸先，吳興長城

人也。梁武帝時爲直閣將軍，侯景反，高祖率所領與侯景大戰，侯景敗死。湘東王卽位，授南徐州刺史，還鎮京口。承聖三年，西魏攻陷西臺，高祖與王僧辯立晉安王，進帝位。司空僧辯又與齊氏和親，納貞陽侯。高祖歎曰：嗣主高皇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辜，坐見廢黜，假立非次，情可知也。

高祖以爲不義，潛師襲王僧辯于石頭，剋之。是夜縊僧辯，貞陽侯遜位。

晉安王復立，徐嗣徽北引齊師，遣蕭軌等四十六將濟江至幕府山，高祖並破之，進位丞相，進爵爲陳王。

永定三年，梁帝禪位于陳，三年

熒惑在

上崩。

時上長子衡陽主爲質於周，乃立高祖弟始興昭烈王長子蒨也。

立弟子蒨。

是爲世祖文皇帝也。

崩，立太子伯宗。

是爲廢帝。

立項。

是爲高宗宣皇帝，始興烈王第二子也。

崩。

立太子叔寶，是爲長城公也。叔寶在東宮，好學有文藝，及卽位，耽酒色。

左

佞嬖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者千餘人。常使孔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襪綵綵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昏達旦。以此爲常也。隨文帝初受周禪。甚敦隣好。

宣帝崩。遣使赴弔。脩敵國之禮。書稱名頓首。而後主驕奢。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隨文帝不悅。以示朝臣。賀若弼、楊素等以爲主辱。再拜請罪。並求致討。文帝曰。我爲人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

拯不乎。命作戰船。人請密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梯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也。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以致討。初隨師送璽師。暴後主惡三十萬紙。

遍諭江東諸軍。旣下江。鎮戍相繼奏聞。沈客卿掌機密。抑而不言。隨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必自敗。縱酒作詩不輟。隨軍或進拔姑孰。或斷曲阿之衝。乃下詔曰。犬羊凌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以蕭摩訶爲皇畿大都督。分兵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隨軍南北道並進。衆軍敗績矣。韓擒虎入自南掖門。文武各官皆遁出。擒後主。隨師之入也。僕射袁憲勸端坐殿上。正色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

自有計。乃逃於井。隨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人同乘而上。隨文帝聞之大驚。鮑宏對曰。東井於天文爲秦分。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也。先是江東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王廣軍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也。晉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于東宮。三月癸巳。後主與三公百司發自建鄴之長安。及至京師。列

陳輿服。引後主及王公。使宣詔讓後主。後主屏息不能對。封長城公。隨文帝東巡登芒山。後主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

出。隨文帝目送之曰。此敗豈不由詩。至仁壽四年。終於洛陽。先是蔣山衆鳥鼓翼撫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後主在東宮時。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背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化爲灰。欲知我家

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言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隨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家於都水臺。所謂高臺當水也。有會稽人史溥。曾夢著朱衣人。武冠自天而下。以手執金牌。溥往看。上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陳亡。果如夢。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言僧辯本乘巴馬。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陳滅于隨。說者以爲江東以羯羊角爲皂莢。隨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隨。北齊末。諸省官多稱省主。言主將見省也。則知興亡之兆。盡有徵云。

隨高祖姓楊氏。名堅。周武帝初爲隨州刺史。女爲太子妃。周宣帝立。拜爲大司馬。宣帝崩。立靖帝。進爵爲隨王。遂禪位焉。改號開皇元年。九年平陳。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皇太子。高祖崩。太

子卽位。是爲煬帝。煬帝無道。盜賊蜂起。十三年幸江都。李密設壇於鞏。自署爲魏公。密遼東人。蒲山公寬之子也。少偶儻有大志。常有思亂之心。與楊玄

感爲刎頸交。玄感以勢凌之。密怒曰。決機兩陣之間。啗啞吒噉。三軍披靡。邀功一時。密不如公。若涉彼長途。驅策賢俊。使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一階一級。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及玄感反。密歸之。爲其謀主。後玄感敗。密變姓名奔翟讓。讓立密爲魏公。開幕府。置僚屬。凡十餘萬人。梁歸都據夏州。劉武周殺太原留守王恭。舉兵反。竇建德自號夏王。朱粲自號楚王。劉元進據吳都。

煬帝聞羣賊起。大懼。使馮慈明徵兵東都。

煬帝聞盜賊蜂起。召羣臣問之。皆曰。此鼠竊狗偷。何足以憂。侍御史韋德裕曰。今海內土崩。綱紀大壞。而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等。阿媚陛下。隱祕不言。

所謂積薪已燃。宗廟必不血食矣。周書曰。綿綿不絕。將成江河。陛下勿以諛言。不以介意。乃詔馮慈明詣東都徵兵。將以討密。爲徵邏所獲。歸之李密。密聞慈明至。大悅。謂慈明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主上毒流四海。天下咸知。密糾合蒼生。思平宇內。熊羆之士。百萬有餘。據敖倉之粟。帶成皋之險。干戈精練。甲冑堅實。決東海可西流。蹴太山可東倒。以此禦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東都危急。不日將降。幸少留意。同建功名。慈明曰。蒲山公策名先帝。位極朝端。明公不思造我之恩。翻懷反噬之志。弃皇隨之大德。卽梟感之頑鷲。惡積禍

盈敗不旋踵。網漏吞舟。至于今日。昔巨君以天下之衆。弊於光武。處仲以江左之師。窮乎明帝。明公以烏合之卒。不越數千。狼顧鴟張。強梁村塢。唯德是輔。公何預焉。密乃幽之于司徒府。慈明密令人詣東都。事泄。翟讓殺之。

詔唐國公諱鎮太

原五月甲子。唐公舉義兵。遙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天子。行伊霍故事。傳檄天下。聞之響應。

此裴寂殷

開山計也。代王侑時在西京。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仗白旗。誓衆於太原之野。被甲三萬。留公子元吉守太原。義師次

霍邑。隨武牙郎將宋老生拒義師。時連雨不霽。糧運不給。又譌言突厥將襲太原。唐公懼。命旋師。用秦王

諫乃止。

秦王諫曰。獨夫肆虐。天下崩離。狼顧蜂飛。跨州連縣。丈夫不得耕耘。女子不得紡績。故仗劍汾晉。舉旆參墟。斬封豕以安萬人。

戮鯨鯢而清四海。據峭函之故。挾天子之威。令諸侯定天下。是以聞之響應。投赴如歸。今遇小敵。便將反旆。恐義師一朝解體。大事去矣。勢不可全。歸守太原。則一城賊耳。恐不及旋踵。禍變仍生。乃止也。

老生背城而陣。一戰斬之。平霍邑。

諸城皆降。唯屈突通鎮河東。堅守不下也。

冬十月。義師次長樂宮。

衛文昇挾代王乘城拒守。十一月。平京師。尊代王爲天子。改元義寧。

遣使四出。徇郡縣。隨行宮。唐公悉罷之。後宮還其親屬。初。隨將多侵百姓。百姓患之。及義師至。

秋毫無犯。皆曰。真吾君矣。

時煬帝將之丹陽。而大臣將卒皆北人。不願南遷。咸思歸。宇文文化及因百姓之不堪命。殺煬帝

於江都。隨室王侯。無少長皆斬之。立嗣王浩爲天子。化及爲丞相。

上曾夢見青衣兒曰。去亦死。住亦死。不若乘船渡江水。裴蘊虞基皆南人。贊成其事。將卒不願南遷。

將因會鵠之南陽。公主懼殺其贅。以謀告宇文士及。士及告其兄化及。遂反。執帝。帝曰。吾何負于天地而至此乎。馬文舉對曰。臣聞萬姓不可無主。故立君以撫之。是知一人養萬姓。非萬姓養一人。高祖文皇帝粵有下國。不隆大寶。除苛政。布恩德。南滅強陳。北滅狡虜。二十

餘年河清海晏。既而弃世昇遐。陛下卽位。違遠社稷。委弃京師。巡遊行幸。略無寧歲。漕通河洛。控引江淮。丁壯倦勞苦。老弱疲轉餉。高穎賀若弼。先朝重臣。勲德俱茂。薛道衡英華冠世。經綸之才。咸被非辜。卒遭夷戮。賢哲之士。退詔佞之士。昇又頻年討遼。征役不息。行者不反。國用空虛。白骨被于原野。肝膽塗於草澤。悠悠冤魂。有請上帝。將假手於人矣。及在鴈門。取辱戎虜。重圍既解。理須寧息。方更巡遊吳越。翱翔上江。頭會箕斂。以供行樂。士卒無短褐。後宮厭羅綺。士卒無糟糠。犬馬賤粟肉。甲冑生蟻蝨。戎馬不解鞍。拒諫飾非。無心反駕。遂使九縣瓜分。八紘幅裂。以天下之富。四海之貴。一旦弃之。猶曰無罪。臣竊糧陛下羞之。乃默然縊殺之。

五月戊午。天子侑遜位于別宮。禪位于唐。都長安。

大業末諸曰。桃李子。洪水遠。楊山苑。

在花園裏。李。唐姓也。洪水者。唐王諱也。楊。隨姓也。花者。華不實也。園。囿也。代王名侑。侑與囿音同。言楊侑雖爲帝。終於歷數有歸。唐王當踐其位也。

己巳。王世充段達等立越王侗爲皇帝於洛陽。

六月。宇文文化及自江都至彭城。據黎陽。稱許。李密率大軍。壁清淇。敦煌張守一聞密一拒化及也。說越王以討。越王不用其策。用孟琮計。與密連和。

張守一說曰。臣聞鴻鵠之翮未就。沖天之情已萌。武豹之文未備。食牛之心已成。今陛下據全周之地。背河面洛。帶甲十萬。粟支數十年。此霸王之資。非待翮成文

備之勢也。固城自守。不以濟世爲心。何異夫羣蟻之嬰一穴乎。竊爲陛下不取。越王曰。若之何。對曰。三王之興。五伯之舉。莫不由兵以成大業。故夏啟有甘野之師。齊桓起邵陵之衆。皆以征討不庭。伐叛威慝者也。今天下土崩。英雄競起。爲陛下腹心之患者。莫過夏魏。夏遣師涉河。則東都非陛下之地。魏遣師踰洛。據洛口之粟。陛下有累卵之危。無以加也。臣聞兵以正合。而以奇勝。韓信所以斬成安。子房所以降秦也。請選精銳之士二萬人守洛陽。三萬人循河而守。以備夏寇。陛下親率大軍出洛口。掩魏之師。魏之君臣。謂陛下從天而至。倉卒之間。智者不爲計矣。李密既滅。則建德懾氣。備守邊疆。相時而動。則文皇之業可修。世祖之基不墜。越王曰。朕新受命。人神未附。兵革屢興。恐士大夫解體於我。守一曰。陛下以累聖之資。繼二祖之業。雖夏人之思禹德。復戴少康。漢室之戀劉宗。重尊光武。以今況古。彼有慙德。況密有可伐之勢者三。何則。始密與翟讓同起。烏合之衆。大業已就。密乃殺讓而奪其位。士卒初喪其主。鬼神新失其祀。人神未附。一也。地廣兵衆。法令不明。賞罰不信。二也。精銳之卒。並拒秦王。鞏洛所留。悉皆老病。乘其虛而襲之。必得志矣。三也。志曰。奪人之先。又曰。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陛下兼此三事。又居之以先。無不克矣。王將從之。孟琮曰。化及率思歸之衆。其鋒不可當。李密英雄勇略。不世。非密無以滅化及。且襲之不得。復生一化及。臣請說以利害。示以大節。使爲元戎。以除凶祲。徐議其後。未爲晚焉。王曰。善。孟琮東說密曰。明公以烏合之卒。密邇王城。罕慕德之人。無山澤之固。兵法所謂四分五裂。特所忌焉。今東有化及之師。西有東都之衆。東拒化及。則王師襲其後。東都而不行。則化及之師日至。於是六軍出洛口。化及下武牢。誠恐不暇轉旋。敗亡已及。今皇帝世宗成帝之子。世祖明帝之孫也。以累世之資。當樂推之運。士馬百萬。據有舊都。宇文化及懷音蔑聞。親行梟鏡。主上枕戈待旦。將卒蓄力以待明。將軍誠能率先啟行。誅鋤兇暴。則有磐石之安。無累卵之危也。晉文捨斬祛。齊桓置射鉤。況主上聖哲自天。寬和容衆。勿以疇昔之失過。望於皇帝也。狐裘羔袖。將軍擇焉。密初聞張守一之謀。大懼。及琮至。大悅。使記室李儉朝越王。大悅。拜密爲太尉。魏國公。

李密無東都之慮。盡銳攻化及。破之。密自敗化及。益以驕傲。越王命王充擊密。密不用祖君彥計。密師敗績。遂西奔京師。尋謀叛殺之。

王世充之擊密也。密會羣寮議之。裴仁基曰。世充今悉銳而至。洛下必空。但堅守其要路。

無令得東而已。以銳卒三萬。循河曲西上。示逼東都。東都必急。世充必救。待其至洛。然後還軍。如此。吾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世充之兵。不可當者三。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待時。彼欲戰不得。求走無路。不盈十日。此充之首。可致麾下。諸君以爲何如。單雄信曰。以樂戰之兵。當思歸之卒。饑飽不敵。戰必尅矣。祖君彥曰。不可。夫師曲爲老。師正爲直。曲則爲饑。直則爲飽。世充挾隨室之威。不可爲曲。主公以逆爲名。不可爲直。裴光祿之謀。一時之上也。主公之策。久之上也。單將軍之言。滅亡之下也。夫物不兩大。勝無常資。故慶者在閭。弔者在門。誠恐乘於化及。必殆於世充。請案甲息兵。俟時觀釁。世充志大而體強。心勇而多悻。怙於自伐。必有異圖。不盈數年。禍將作矣。然後仗順而舉。應天順人。嵩岳爲城。洛水爲池。武臣勁兵。經略于外。文吏儒士。守之於內。孰與邀一時之功。墜萬全之業。欲取之。先與之。將弱之。必強之。欲取而不與。必受天咎。將弱而不強。必受天殃。願主公姑與之而強之。我承其弊。以全制其後。無不捷矣。密曰。智哉。欲不戰。王伯當單雄信曰。

天下安樂。百姓無事。釋文未墨。從容於廟堂。武不如文。四海沸騰。英雄競起。角帝圖王。蕩清氛祲。文不如武。各有其時。不可戾也。越王淫虐之餘。天厭之久矣。且天命不常。能者代之。何曲直之有。請以定亂。屬武臣。制治屬文吏。今日不戰。則大事去矣。密遂用單雄信策。合戰。密師敗績。世充乘勝趨洛口。密左長史邴元真以倉城降。密奔武牢。不敢入北渡。河。遂奔唐。初王伯當與單雄信。徐世績。俱爲密將軍。中號爲三傑。故密信之而戰。

大唐武德二年。王充殺越王侗於洛陽。僭

稱尊號。隨氏滅矣。

梁時沙門寶誌爲書曰。率三來就九。索虜下殿走。意欲東南遊。厄在彭城口。今茲三月。江東童謠曰。江水何泠泠。

有彭城水。上引其水入西閣之下。果於此被執。初上在江都。聞英雄競起。皆曰。此乃狂賊。終無所成。及聞義師起。上方臥驚起曰。此得之矣。楊廣博覽多聞。而不知李諱爲天子。安用聖爲。撫心而歎。久之復臥曰。王者不死。天自成人也。

論曰。干寶稱

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范曄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其所以致削弱禍敗者。蓋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自秦漢迄于周隨。觀其興亡。雖亦有數。然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賢豪。爲人興利除害。其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羣小。奢汰無度。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遠佞人。去僻惡。有旨哉。

昔秦王見周之失統。喪權於諸侯。遂自恃

任人。不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滅秦。高祖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惟修關梁。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長戍。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而坐得其處。王翁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及其失之。又不從大臣生焉。更始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人悅聲。則自安樂。不納諫臣。赤眉圍於外。近臣反於城。遂以破賊。由是觀之。大患害非一。何可勝爲防備哉。賈誼曰。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唯置賢良。然後無患耳。

長短經卷第五 霸紀中

七雄略第十八

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疎相鎮。所以關盛衰也。昔周監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制法之意。文武周公爲三聖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

幽平之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并於越。越王勾踐敗吳。欲遷吳王於甬東。與百家君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剄死。越王滅

吳。

晉分爲三。

晉昭公六年卒。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羊舌氏之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以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分其地。至烈公十九年。周威王賜趙魏韓皆命爲諸侯。晉遂滅。鄭

兼於韓。

鄭桓公者。周厲王少子也。幽王以爲司徒。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曰。獨有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如。對曰。地近虢鄆。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請試居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竟國之至後

世君乙爲韓哀侯所滅。并其國。鄭遂亡。

魯滅於楚。

魯頃公二年。楚考烈王滅魯。魯頃公亡。遷于卞邑。爲家人。魯遂絕。

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爲戰國矣。秦據勢勝之地。

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山東患之。蘇秦、洛陽人也。合諸侯之縱以賓秦。張儀、魏人也。破諸侯之縱以連橫。

此縱橫之所起也。

議曰。易稱先王建萬國。而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爲後世法。譏世卿不改制世侯。由是觀之。諸侯之制。所從來上矣。荀悅曰。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視人如子。愛國如家。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而無分人。而王者總其

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於其國者。則人叛。人叛於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思害。勸賞畏威。各竟其力。而無亂心。天子失道。則侯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虐於天下。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者也。曹元首曰。先王知獨理之不能久。故與人共理之。知獨理之不能固。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兼井路塞。逆節不生也。陸士衡曰。夫爲人不
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存乎利人。夫然則南面之君。各矜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平生下之體信
於是。平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以寄霸王之志。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夫
興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存乎其人。愚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浸弱之憂。遺自三
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所謂木大必折。尾大難掉。此建侯之弊也。

蘇秦初合縱至燕。

周武定殷。封邵公於燕。與六國並稱王。

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

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今易州也。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

不憂百里之患，而重於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事矣。燕文侯許之。

樂毅獻書燕王曰：比目之魚，不相得則其能行，故古者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不能合弱而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軍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

山東不知相索，則智固不如軍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渡，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夫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孰慮之。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大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爲此，此必皆亡矣。燕果以兵南合三晉，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臣從外來過水，見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孰計之。趙王乃止。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燕易王謂蘇秦曰：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秦曰：請爲王取之。遂如齊，見齊王，拜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之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偷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小弱，卽秦王之女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鷹行，而強秦推其後，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大王誠能聽臣，歸燕十城，燕必大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讐而結碩友也。齊王曰：善。於是歸燕十城。

蘇秦如趙

趙之先與秦同祖，周繆王使造父御，破徐偃王，乃賜造父以趙城，趙氏世爲晉卿也。

說趙肅侯曰：臣竊爲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民爲

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

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爲君願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向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危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名山大川之險。稍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笙竽之音。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孰計之。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強兵之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從親以叛秦。合天下之

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之佐。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糧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今貝州也。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今貝州也。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善。秦既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趙人震恐東徙。乃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欲圍邯鄲乎。曰然。代曰。趙亡則秦王矣。夫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取鄢郢。漢中。北擒馬服之軍。雖周呂望之功。不益於此。趙亡則秦王矣。以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欲無爲之下。固不得矣。秦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歸趙。不樂爲秦人之日久矣。今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君之所得。無慮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之功也。於是應侯言與秦王曰。秦兵疲勞。請許韓趙之君。割地以和。秦既罷兵。趙王使趙赦約事。秦欲割六城而與之。應卿謂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無餘力矣。必以倦歸耳。應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守。以送之。是助秦自攻耳。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則弃前功而兆後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善守。今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秦之強。而割趙之弱。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而給無已之。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王以問之。緩曰。不如與之。應卿曰。臣言弗與。非固弗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德王。不待辭之畢也。則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且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秦之重賂。必至於趙。而反請和於王。秦既請和。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一於王。則是王一舉而得三國之親。而秦益危矣。趙王曰。善。即遣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發。而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秦圍趙。王使平原君入楚從親。而請

其救平原君之楚見楚王。說以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縱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與汝君言。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之命懸於遂之手矣。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立爲天子。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莫能比而不能當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代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恥焉。今合縱者爲楚。不爲趙也。楚王曰。苟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楚於是遂出兵救趙。趙孝成王時。秦圍邯鄲。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王使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令趙帝秦。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邯鄲。聞魏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於平原君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也。魯連曰。臣爲久居圍城之中。而不去乎。魯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權使其士。虜使其人。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人也。所以見將軍者。欲以助趙。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衍曰。燕則爲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卽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觀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後至則斬。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足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秦若僕耶。衍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愕然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故獻之紂。紂以爲醢。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御。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管籥。攝衽抱

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若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簪，不果內，不得入於魯。將之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魯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設几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大夫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內。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觀其一戰而勝，遂欲從而帝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讓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蘇秦如韓，韓之先與周同姓，事晉，得封於韓，爲韓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退軍五十里也。

韓氏後周烈王賜韓侯，得列爲諸侯也。

說韓宣

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涇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洞胸，近者鏑掩心。韓之劍戟，則龍泉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夫以韓卒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而事秦，交臂而服焉，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無事秦，事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之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勃然作色，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不能事秦，從之。」

韓攻宋，秦大怒曰：「吾愛宋，韓氏與吾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氏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而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氏之所以禱於秦也。」

韓惠王聞秦好事，欲罷其人，無令東伐，乃使士工鄭國來閒秦，說秦王令鑿涇水以溉田，中作而覺，欲誅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命，爲秦開萬代之利也。」王從之。

蘇秦如魏，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

武王伐紂封高公於畢以爲姓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封萬於魏以爲大夫後周烈王賜魏俱得爲諸侯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東有淮潁潁潁西有

長城之界北有河水卷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曾無芻牧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輶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弊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令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倉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此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未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謹奉教

虞卿說春申君曰伐燕以定身封春申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卽魏魏齊新惡楚雖欲攻燕將何道哉對曰請令魏王可虞卿遂知魏謂王曰夫楚亦

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力多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卽強魏其於王孰便魏王曰善從之蘇秦如齊齊太公望呂尚者事周爲文武師謀伐紂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

渤海。此四塞之國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蹴踘者也。臨菑之途。車轂擊。人摩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未殷人足。志氣高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也。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晉陽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也。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善。

蘇秦說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故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之筋骨力勁。

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臣聞戰攻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擒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於席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耶。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衛鞅謀於秦王曰。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必請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善之。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游。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是時秦王拱手受河西之地。故衛鞅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而魏將已擒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擒將戶內。拔城。

於樽俎之間。折衝於席上者也。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得八城。又移兵攻齊。齊湣王患之。陳軫曰。王勿憂也。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於軍。再拜賀戰勝之功。起而請曰。敢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貴於此者。何等也。曰。唯有令尹耳。軫曰。令尹貴耳。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君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同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足未成。一人蛇復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乎。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而又移兵攻齊。齊畏公甚。以此名君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身且死。爵且歸。猶爲蛇足者也。昭陽以爲然。引軍而去。

蘇秦如楚

楚之先出自
帝顓頊。帝嚳

高辛時爲大正。命曰祝融。其後苗裔事周文王。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勳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姓芊氏。甚得江漢閒人和。至熊通使使隨人之周。請尊其號。周不聽。熊通怒。乃自立爲武王。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也。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勵兵。在大王所用之。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

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善。謹奉社稷以從。

楚襄王既與秦和。慮無秦患。乃與四子專爲淫侈。莊辛諫不聽。辛去之趙。後秦果舉鄢郢。襄王乃徵辛而謝之。莊辛曰。臣聞鄙諺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湯武以百里而王。桀紂以天下而亡。今楚

國雖小。絕長補短。猶以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蟴而食之。仰承白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事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之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事。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矰爲鎗。晝棲乎茂樹。夕調乎酸鹹。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枕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令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事其小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穽塞之內。而投已於澠塞之外。襄王聞之。身體戰慄。乃執珪而授莊辛。與之謀秦。後取淮北之地。楚人有以弱弓微徽。加歸鴈之上。楚襄王召問之。乃對以秦燕趙魏爲鳥。以激怒王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尚有報萬乘。子胥白公是也。今以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萬。猶足以踴躍於中野。而坐受伏焉。臣竊爲大王勿取。襄王遂復爲縱。

遂復爲縱

六國既合縱。蘇秦爲縱約長。北報趙。趙肅侯封秦爲武安君。乃投縱約書於秦。秦不敢闕兵函谷

十五餘年。張儀爲秦連衡。

秦欲攻魏。先敗韓。由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儀乃來說魏王。

說魏王曰。

秦孝公時。公孫鞅請伐魏曰。魏居嶺阨之間。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賢聖。國賴以盛。宜及此時伐魏。魏不友秦。必東徙。東徙則據山河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業也。自是之後。魏果去安邑。徙都大梁。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

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

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大梁今汴州是也。梁南與楚不與齊齊攻其東

東與齊不與趙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諸侯之爲縱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爲縱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謀其不可成亦已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刦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縱道絕縱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立可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之業是故天下之遊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縱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審計定議魏王於是倍縱約而請成於秦。范雎說秦昭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

於秦也其於計疎矣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得地哉形所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落興師伐之士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破楚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資盜糧也王不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今釋近而攻遠不亦謬乎昔者中山之國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爭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王若欲霸中國而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亦懼矣齊附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已附則韓魏因可

慮也。王曰：善。乃拜雎爲客卿，謀兵事伐魏，拔懷及邢丘。齊楚來伐魏，魏王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王再拜遣之。唐雎到秦，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而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也。唐雎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救兵不發，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而急，彼且割地而約縱。王當奚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三勁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王遽發兵於魏。

張儀說楚懷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范雎說秦昭王曰：六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鬪，勇於公戰。此王者之人，王并此二者而有之，以當諸侯，譬如放韓盧而捕蹇兔也。

虎賁之士百

有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樂，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且夫爲縱者，無以異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兵河東成臯，韓必入臣。則梁亦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攻其北，社稷安得無危？臣聞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舟載卒，一載五千人，日行三百里，里數雖多，然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矣。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

臣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編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人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凡天下而以信約縱親相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也。蘇秦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齊，破齊而分其地，乃佯爲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王乃與秦親。白起將兵來伐楚，楚襄王使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則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鷙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重。此從生人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若能持功守威，黜攻伐之心，肥仁義之德，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挾兵革之強，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而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耶？智伯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王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從也。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兄子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身首分離，暴骸草澤者，相望於境。係頸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之，與兵攻楚，不亦過乎？臣爲王慮，莫若善楚。楚秦合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內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鄆梁之人寒心，許鄆夷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是，魏亦爲關內侯矣。王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然後危勦燕趙，搖蕩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秦王曰：「善。」止不伐楚。楚頃襄王謀與齊韓連和，因欲圖周。周赧王使臣武公說楚相昭子。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對曰：「夫西周

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攻之不足以尊名。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則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殺君之亂。今韓以器之楚。臣恐天下以器臂楚。是於楚計輟不行。秦武王使樛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甚敬。楚王讓周。以其重秦客也。遊勝爲周謂楚王曰。昔者智伯欲伐仇。猶遺大鐘。絨以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卒亡。無備故也。齊桓公之伐蔡也。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有獨吞天下之心。使樛里子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仇猶爲戒。故使長兵居前。短弩居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憂國哉。恐一旦國亡。而憂大王也。楚王乃悅。楚襄王有疾。太子質於秦。不得歸。黃歇說秦相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太子。太子卽位。其事秦必謹。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張儀如韓。說韓宣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地方不

過九百里。無二年之食料。大王之卒。悉舉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今秦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踴詢科頭。貫頤奮戟者。不可勝數。山東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秦逐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輕重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諸侯不料地之弱。食之寡。而聽縱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詿誤其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國之國分矣。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勢然也。今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不私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宣王聽之。

范雎說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譬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腹心病也。天下無變則已。有變其爲秦患者。孰

大於韓乎。王何不收韓。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王若下兵攻滎陽。則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必見危亡矣。安得不聽。若聽則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乃從之。張儀

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欲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代之利。縱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也。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臣聞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破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今齊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歌澠池。割河閒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有也。國一旦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齊王許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燕將懼。

誅而保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以矢射城中。遺燕將軍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者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時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若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成。則楚國之形危。且前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今楚魏交兵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之必決於聊。公無再計。彼燕王大將。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笑。國祚禍多人無所歸。今又以敝聊之人。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燕翟之守也。食土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功也。能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軍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攘臂而議於世。公業可明也。意者慰燕弃世。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

世稱孤。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願公察之。熟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矧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成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不臣。使管仲終窮抑而不出。不免爲辱人賤行。然而管子弃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得書曰。敬聞命矣。遂自刎。昔雍門周以琴見齊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而今貧。不若擯壓窮巷。不及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離謗。怨結而不得伸。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他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都入用窟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鷓鴣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園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詔諛在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綵色以淫目。水嬉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也。野遊則登乎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設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不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縱卽衡。縱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敖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遊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垂睫而交下。雍門周引琴而彈之。孟嘗君遂獻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若亡國之人也。

張儀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効愚於大王。大王收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是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攝伏。繕甲勵兵。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據

番吾會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征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混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而擊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約。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肅侯許之。武安

君破趙長平軍。降其卒四十餘萬。皆坑之。進圍邯鄲。而軍糧不屬。乃遣衛先生言於秦昭王曰。趙國右倍常山之險。而左帶河障之阻。有代馬車騎之利。民人氣勇。好習兵戰。常會諸侯而一約爲之縱。長明秦不弱。則六國必滅。秦所以未得志於天下者。趙之爲患也。今賴大王之靈。趙軍破於長平。其信臣銳卒。莫不畢命。邯鄲空虛。百郡震怖。士民咸怨其主。誠以此時遣轉輸。給足軍糧。滅趙必矣。滅趙以威諸侯。天下可定。而王業成矣。秦王欲許之。應侯妬其功。不欲使成。言於秦王曰。秦雖破趙軍。士卒死傷亦衆。百姓疲於遠輸。國內空虛。楚魏乘虛爲變。將無以自守。宜且罷兵。王從之。後三年。復欲將白起伐趙。起不肖。王乃使應侯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郊廟。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不能半而破之。伊闕流血漂鹵。韓魏已服。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是以寡人願使君將。必欲滅之。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疎斥。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旣無良將。又無守備。故臣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人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以將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意。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

推以爲鋒。二軍爭便。其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以是之故。能有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今秦軍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理兵甲。以益其強。增浚城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肖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於郊野。必無所得。兵久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不能行。應侯慙而退。秦乃使王齕將伐趙。楚魏果救之也。

張儀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信。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取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擊代王。殺之。肝脅塗地。其姊聞之。因磨笄以自殺。故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聞。

至漢高祖時。陳稀以趙相國監趙代邊兵。舉兵反。上自行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爲也。及稀敗。上曰。代

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乃立二子爲代王也。

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

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閒事以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聽張儀。儀歸報秦。

燕王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欲使張唐相燕。與共伐趙。以廣河閒。張唐謂呂不韋曰。臣嘗爲昭王伐趙。趙怨臣。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行。不韋不快。未有以強之。其舍人甘羅。年十二

歲。謂不韋曰。臣請爲君行之。遂見張唐曰。君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滅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墜邑。不可勝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唐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昔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十里。賜死於杜郵。

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而不行。臣不知君所死處也。張唐懼曰：請因孺子行。行有日矣。甘羅又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遣之。甘羅如趙，說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秦乎？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乎？曰：聞之。甘羅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地，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閒。臣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曰：善。立割五城與秦。燕太子聞而歸。趙乃攻燕，得二十城，令秦有其十也。於是楚人李斯、梁人尉繚、

說於秦王曰：秦自孝公已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侵諸侯，蓋六代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其君臣俱恐，若或合縱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所以亡也。願王無愛財，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秦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陰遣謀士齎金玉以遊諸侯。諸侯名士可與財者，厚遺給之，不肖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乃使良將隨其後，遂并諸侯。

天下之士合縱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

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貴耳。王見王之狗乎？數千百狗爲羣，臥者起者，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則輕起相呀。何者？有爭意也。今令載五千金隨唐雎，并載奇樂居武安，高會相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相與鬪也。秦既吞天下，患

周之敗，以爲弱見辱，於是笑三代，盪滅古法。

孔融曰：古者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諸侯。祭公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德；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又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而又不至，則增修其德。削去五等，改爲郡縣，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蕃無勤人於遠，此古制也。

翼之衛。吳陳奮其白挺。

木杖也。

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其數，國勢然也。

荀悅曰：古之建國，或小或大，者監前之弊，變而通之也。夏

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害，紂脯邢侯而醢鬼侯，以文王之盛德，不免於脯里，周承其弊，故建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損也。至於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而周室卑微，禍難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爲郡縣，以壹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爲，非以爲人也。故秦得擅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於天下，然十四年而滅矣。故人主失道，則天下徧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漢興，承周秦之弊，故雜而用之。然六王七國之難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之咎。治國之咎。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餘

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可謂矯枉過正矣。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之日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然，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基者，亦賴之於諸侯也。夫原本以末大，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賈誼曰：欲天下之理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義，國小則無邪心。令天下之制，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陛下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又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產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之制在陛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爲萬代利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蔡，以北海之河，淮陽包陳以南，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此萬世之利也。臣聞聖王

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界北泰山。西至高陽。德大縣四十餘城。徙淮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人。後七國反。不得過梁地。賈生之計也。

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

楚。晁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分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雖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

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士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於是漢臣庭議。削吳。吳乃削矣。

武帝施主父之策。推恩之令。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縱。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母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得施。實分其國。必消而自弱矣。上從其計也。景遭七國之亂。抑諸侯。減黜其官。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仕於諸侯王爲左官。設附益之法。封諸侯過限曰

附益。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

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專

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

諸侯王蹶角稽首。奉上璽紱。唯恐居後。豈不哀哉。及莽敗。天下雲擾。

隗囂擁衆。天水班彪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失其馭。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乃定。意者

縱橫之事。復起於今矣。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矣。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事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故王氏

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跨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滿德。可以知之。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

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率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難興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鉅孽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闕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陸機曰。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

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也。今之牧守。皆方庸而進。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也。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患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或苟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圖利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吾民。民安己受其利。則傷家嬰其病。故上制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思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弊也。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姿。兼神武之略。龍飛譙沛。鳳翔兗豫。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人。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

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閒。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時不用其計。後遂凌夷。此周秦漢魏立國之勢。是以究其始終強弱之勢。明鑒戒焉。

荀悅曰。其後遂皆郡縣治人而絕諸侯。當時之

制亦未必百王之治也。

論曰。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代衰微。而諸侯縱橫矣。至末孫王赧降爲庶人。猶能枝葉相持。名

爲天下共主。當是時也。楚人問鼎。晉侯請隧。雖欲闕周室。而見厄諸姬。夫豈無姦雄。賴諸侯以維持之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此之謂乎。及嬴氏擅場。懲周之失。廢五等。立郡縣。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功臣効勤。而干城無茅土。孤制天下。獨擅其利。身死之日。海內分崩。陳勝偏袒唱於前。劉季提劍興於後。虎嘯龍睇。遂亡秦族。夫劉陳諸傑。布衣也。無吳楚之勢。立錐之地。然而驅白徒之衆。得與天子爭衡者。百姓思亂。無諸侯勤王之可憚也。故請曰。夫亂政虐刑。所以資英雄而自速禍也。此之謂矣。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今五等深恨者也。郡縣枯朽者也。故自秦以下。迄於周隨。失神器者非侵弱。得天下者非持久。國勢然也。嗚呼。郡縣而理。則生布衣之心。五等御代。則有縱橫之禍。故知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理之具。但經始圖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故貴於五等耳。聖人知其如此。是以競競業業。日慎一日。修德以鎮之。擇賢而使之。德修賢擇。黎元樂業。雖有湯武之聖。不能興矣。況於布衣之細。而敢偏袒大呼哉。不可不察。

長短經卷第六

三國權第十九蜀吳魏

論曰。臣聞昔漢氏不綱。網漏兇狡。袁本初虎視河朔。劉景升鵠起荊州。馬超韓遂。雄據於關西。呂布陳宮。竊命於東夏。遼河海岱。王公十數。皆阻兵百萬。鐵騎千羣。合縱締交。爲一時之傑也。然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六七年間。夷滅者十八九。唯吳蜀叢爾國也。以地圖按之。纔四州之土。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怯於公戰。勇於私鬪。輕走易北。不敵諸華之士。角長量大。比才稱力。不若二袁劉呂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國。資逆上不侔之勢。然能撫劍顧眄。與曹氏爭衡。躍馬指麾。而利盡南海。何哉。則地利不同。勢使之然耳。故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古語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故曹丕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劉資稱南鄭爲天獄。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稽諸前志。皆畏其深阻矣。雖云天道順。地利不如人和。若使中材守之。而延期挺命可也。豈區區艾濬。得奮其長策乎。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於戲。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知用兵之利。有自來矣。是以採撫其要。而爲此權耶。夫囊括五湖。席卷全蜀。庶知害中之利。以明魏家之略焉。

蜀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

以東井南股距星爲界。東井南股距星連鉞者是也。觜星度在參右足玉井所銜星是。西距星即參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

按職方則

雍州之境。據禹貢則梁州之域。地方五千里。提封四十郡。實一都會也。

常璩國志云。蜀其卦直坤。故多斑綵之章。其辰直未。故尙滋味。詩稱文王之化。被于江漢。

之域。有文王之化焉。秦關同。詩秦蜀同分。故有夏聲云。

故古稱天府之國。沃野千里。其有以矣。王莽末。公孫述據蜀。

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及

更始立。豪強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略漢中。商人王卒亦起兵於維縣。自稱定漢將軍。以應成。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今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

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乃選精兵千餘人。而擊宗成等破之。別遣弟恢於綿竹。擊更始所置益州刺史張忠。又破之。由是威震益部者也。

益

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發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

業成矣。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

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人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

隘。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

水。以闕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位號未定。志士狐

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歸依。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德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遂然之也。

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

色尙白。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捍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也。

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傑。多擁衆歸

述。其後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隗囂遭遇連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時。摧危乘勝。以爭大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武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閒使。招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人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

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紂。八百諸

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于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寸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爭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范曄曰。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述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豐生。迴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坐論西伯。豈多蚩也耶。

述不聽邯計。

光武乃使岑彭吳漢伐蜀。破荊門。長驅入江關。

岑彭爲蜀刺客所殺。吳漢并將其軍。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陽武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

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轉營追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光武聞之。大驚。讓漢曰。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閉營。三日不出。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軍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破之。斬謝豐。於是引還廣都。以狀聞。光武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其郭中。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延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述乃自將攻漢。三合三勝。自旦及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命壯士突之。述兵大敗也。

軍至成都。述出戰。初敗被刺。洞胷死。夷述妻子。焚其宮室。

光武聞之。

怒以譴漢曰。城降三日。吏人服從。一旦放兵縱火。良失斬將用人之義也。乃下詔慰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李育以有才幹。擢用之。於是西士感悅。莫不歸心焉。范曄曰。昔趙他王番禹。公孫亦竊帝蜀漢。攘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邊地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羣臣。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至靈帝時。政理衰缺。王室多故。雄豪角逐。分裂疆宇。

以劉焉爲益州牧。

焉。魯恭王後也。時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乃建議改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以焉爲益州牧。是時涼州賊馬相聚。疲役之人數千。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千在犍爲。遂糾合吏人攻相。

破之。乃選吏迎焉。遂領益州牧也。

焉死。子璋立。

州大吏趙隆等貪璋溫仁。立爲刺史。初。南陽三輔人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趙隆因人情不緝。乃結州中大姓。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爲

璋殊死戰。斬趙隆。時張魯亦以璋懦弱。不承順璋。遂自雄於巴蜀也。

爲劉備所圍。遂降。

備遷璋於公安。歸其財寶。後以病卒。

初。劉備爲豫州牧也。

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也。少言語。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徐州

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牧。後謙病，使人迎先主。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人，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登亦未敢聽使君。」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塚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遂領徐州。陳登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戾，禍臻鄙州，州將殂殞，士人無主，恐姦雄一旦乘隙以貽盟主。日側之憂，輒共奉平原相劉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執事。」紹答曰：「爲曹公所破，走屯新野。」

時劉表薨，諸葛亮說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荆州臨亡，託我以遺孤，吾不忍也。」荆州人多歸先主。先主日

行十餘里，或曰：「宜速行保江陵。」先主曰：「夫濟大事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劉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視其所以，結物情，豈徒投繆撫塞，含鬱問疾而已。其終濟大業者，不亦宜乎？」聞諸葛亮躬耕南陽，乃三詣亮於草廬之中。屏人言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行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意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剋紹，以弱爲強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

傳云：求諸侯，莫如勤王，此之謂也。

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

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江漢，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

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岨。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時曹公破荊州。先主奔吳。

先主之奔吳也。論者以孫權必殺之。程昱料曰。曹公無敵于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英雄也。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以禦于我。難解勢紛。備資以成。不

可得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時益州刺史劉璋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曹公不存錄松。松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漸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奔之于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之勞謙日戾。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夫然後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傳福百代。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也。

備用亮計。結好孫權。共拒曹公於赤壁。破

之。曹公北還。權乃以荊州業備。

周瑜上疏諫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置吳。盛爲築室。多其美女玩好之物。以娛其耳目。此三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

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

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故不納也。

龐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單盡。東有吳孫。北有曹

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強。戶口百萬。郡中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吞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各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乃使關羽守荊州。欲自

取蜀。

時孫權遣使報備欲共取蜀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說備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有也主簿殷觀曰若爲吳

先驅進未能克蜀返爲吳所乘則大事去矣備從之距答權曰益州民富國強土地阻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盡忠于操若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今曹操四分天下已有其二將飲馬滄海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乘其隙非計也權知備意乃止也

會劉璋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

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若使之討魯魯

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

時黃權諫曰左將軍有梟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太

山之安則主有壘卵之危願且閉境以待河清時劉巴亦諫曰備雄傑人也入必有爲不可內也既入巴又曰若使備討張魯是養虎於山林也璋並不聽

先主與璋會涪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

征漢中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來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俱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初張松法正見備備以私意接納盡其懇懇因問蜀中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松等具爲言之又畫地圖處置山川由是盡知益州虛實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

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備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欲以東行救權。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半給。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乃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賁以無禮。斬之。使黃忠等勒軍向璋。先主徑至關。質諸將士卒妻子。引兵從忠等進到涪。據其城。璋所遣將皆破敗也。

卽斬懷等。自葭萌南還取璋。時鄭度說璋曰。左將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人。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矣。璋不用度計。先主遂長驅所過必克。而

有巴蜀。

劉備襲蜀。丞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國。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雖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之死力。諸葛亮達理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

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劉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先主圖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曰。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豫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麇竺簡雍爲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者。又璋之所排擠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也。

羣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曰。昔吳漢耿純等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久勤苦者。亦望尺寸之功名。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

譙周等勸進云。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璇璣下懸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

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如是年太白熒惑鎮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季興。時許帝尙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胃昴爲天綱。經曰：帝王處之衆邪消亡。願大王應天順人。速卽洪業。以寧海內也。

時曹公拔漢中

初魏太祖破張魯於漢中。劉曄進計曰：明公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

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孔明明於治體。關羽張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撫之。據險守要。不可犯矣。今時不取。必有後憂。太祖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驚擾。雖斬之猶不禁。太祖又問曄曰：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算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剋之。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境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先

主由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遂奄有梁漢。時魏使夏侯楙鎮長安。蜀將魏延就諸葛亮請兵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以襲長安。亮不許。

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魏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增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

十日。可到長安。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唯有御史京兆太史耳。橫門邸閣與散人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懸絕。不如安從阻道。可以平取隴右。以全必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也。延

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漳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也。

其後吳孫權襲關羽。取荊州。

劉備令關羽鎮守荊州。吳將呂蒙拜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壤。知羽梟雄。有

兼井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將遊兵。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將軍圖之。會羽討樊。留兵將備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微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驅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赴樊。權遂遣蒙在前。伏其精兵于艤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縛之。是故羽不聞知。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羽還在道路。權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羽使人還。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皆委羽而降。即父子俱獲。初孫權之討羽也。遣使報魏云。欲討關羽。自効。乞不漏露。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密之是宜。董昭曰。軍事尙權。期於合宜。宜露其事。羽聞權上。即當還護其城。圍得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持。我乘其弊。若密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乃使射書于圍中。及羽屯內。羽猶豫未去。陸遜至。破江陵。羽走至臨沮。爲吳將潘璋所殺也。

先

主怒吳伐之。敗績。還蜀。至永安而崩。

初魏文帝聞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機。豈有七百

日。權破備於夷陵。書至。

後主禪卽位。

下詔曰。朕聞善積者昌。禍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天下無主。則我帝命殞越于下。

昭烈皇帝光演文武。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業。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光戴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翼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伐其元帥。弔其殘人。他如詔書律令者也。

先是吳主孫權請和。

吳使張溫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

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陰。昌殷祚於中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忻賴。吳國勤任膂力。清澄江潯。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使下臣淵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達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以榮自懼。蜀使馬良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草曰。寡君遣橡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章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敬待之也。

丞相諸葛亮慮權聞先主殂。有異計。乃遣鄧

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自表請見。權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返可鼎足而立。此理勢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等。與諸葛亮書。陳天命。欲使舉國稱蕃。亮不答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滅在子孫。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以徒懷文藻。煩勞翰墨。大雅君子。所不爲也。又軍志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挈卒數萬。制四帝。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亮死後。魏令

鄧艾伐蜀。蜀兵敗。後主用譙周策降魏。

議曰。國君爲社稷死則死。爲社稷亡則亡。譙周勸後主降魏。可乎。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辱於人乎。周調出乘之君。偷生苟存。亡禮害

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一戰。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中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魏師之來。舉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舊之人。以攻驕情之卒。此昭王以走閭閻。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忿忿。遽自囚虜。下堅壁于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萬生有云。事不濟即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業。匡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賴基之能。搆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薦臣。方之申包胥。晉時李特復據蜀。初特在蜀暴橫。晉乃募取特兄弟。許以重賞。未暇宣聞。遂不藏本。特子驥見書。悉改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其購云。敢斬六郡人首李任閭趙等及氏叟王一人詣官。許以重賞。六郡人見之。大

駭。遂並反歸特。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李雄於郫城。迭有勝負。冬十月。雄與朴泰金鞭之流血。令泰佯得罪奔尚。欲爲內應。尚信之。以兵隨泰。雄內外擊之。大破尚軍。雄乘勝追躡。夜至城下。因稱萬歲。誑尚城中云。已得郫城。尚信之。開少城門。雄軍得入。尚遂遁走。遂剋成都。稱王。晉桓溫滅之。至宋義熙中。譙縱又殺益州刺史毛璩于成都。稱成都王。初毛璩使任約赴義軍。軍至枝江。會劉殺敗約奔桓振。璩聞約奔桓振也。自將

兵三千。由外水下。譙縱爲之參軍。使將梁州兵五百人。從內水發。梁州人不欲東。遂推縱爲主。反攻涪城。剋之。璩聞難作。自略陽城步還至成都。爲縱黨所殺也。宋使朱齡石滅之。此蜀國形也。議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亡。信乎。陸士衡曰。夫蜀蓋蕃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隘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譬之長蛇。其勢然也。故黃權稱曰。可以往。難以反。此兵之挂

地也。古云：夫道狹路險，譬如兩鼠鬪於穴，將勇者勝也。

吳

丑爲星紀，吳越之分。上應斗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

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之分野。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皆越之分野。

古人有

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強。

保，恃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叛。故

傳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爲上國之患，非一日之積也。漢高帝時，淮南王英布反。

布都六安，今壽州是也。

反書聞，

上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汝陰侯滕公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可問。

初，滕公問令尹，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賞

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故反耳。

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

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中下計？令尹

曰：東取吳，

蘇州是也。

西取楚，

荊州是也。

并齊取楚，

齊青州，魯兗州。

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

議曰：合從山東爲持久之策，上計也。

何謂中

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議曰：長驅入洛，以決一朝之戰，中計也。

何謂下計？

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

議曰。自廣江表。無窺中原之心。下計也。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

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罅。以自生於小地。然亦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罅者也。罅音爲卦反。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爲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

尹曰。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國。此皆爲身不顧其後。爲萬世慮者。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果如策。

乃封

薛公千戶也。

是後吳王劉濞以子故而反。初發也。其大將祿田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

奇兵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吳王不許。其少將桓將軍復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宜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問諸老。諸老曰。此年少摧鋒之計耳。安知大慮。吳王不從桓將軍之計。乃自并將其兵。漢以太尉周亞夫擊吳楚。亞夫用其父客計。遂敗吳。

客計在霸紀上。

淮南王劉安怨望其父厲王長死。謀爲叛逆。問伍被曰。吾舉兵西向。諸侯必有應者。卽無

奈何。被曰。南收衡山。衡州。以擊廬江。廬州。有潯陽之船。守下雒之城。

在江夏縣名也。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洪州是也。

強弩

臨江而守以禁東郡之下東收江都揚州也會稽越州也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閒猶可一舉得延歲月之壽王曰

善未得發會事泄誅至後漢靈獻時閹人擅命天下提契政在家門何進謀誅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董卓詣京師以脅迫太后密令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

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討讓等罪卓未至進敗及卓到遂廢立天下亂矣議曰家門大夫也時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

其郡堅與術合縱欲襲奪劉表荊州堅爲流矢所中死初劉表據荊州也聞江南賊盛謂蒯越等曰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焉出對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理者義不足也苟

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不附袁術勇而無謀宗賊貪暴爲下所患若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人有樂存之心必禍負而至兵強士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後果然孫堅死子

策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因據江都策聞袁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昔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宏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

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荆南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莞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成湯討桀猶云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節以報王室術不納策遂絕之也策聞魏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襲許未濟

爲許貢客所殺初策有是謀也衆皆懼魏謀臣郭嘉料之曰策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于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果爲許貢客所殺也策死弟權領

其衆。時吳割據江南。屬曹公破袁紹。兵威日盛。乃下書責孫權求質。張昭等會議不決。權乃獨將周瑜詣其席卷交廣也。

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沈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前。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子一入。不得不與曹氏。曹氏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與。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必將自焚。韜勇枕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瑜議是也。遂不送質。

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董襲等問曰。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人。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也。

後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

初劉表死。魯肅進說曰。夫荆楚與我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人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軍中用事者。說劉備使撫養表衆。共

拒曹操。肅未到。琮已降也。

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卒數十萬。吳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

虎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

軍以神武之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決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上旣未安。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時權軍柴桑。劉備在樊。曹公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舉衆降。先主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率其衆南行。爲曹公所追破。劉備至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孫將軍。遂見說曰。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亦

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與吳越之衆。與中國爭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爲人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所將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人。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魯肅。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也。

周瑜等水軍三萬。

與劉備并力距曹公。用黃蓋火攻策。遂破曹公於赤壁。

初一日交戰。曹公軍破。返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步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家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蓋又豫便走舸。各繫火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去如箭。飛埃絕跡。燒盡北船。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率輕銳。尋係其後。雷鼓大進。曹公聞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周瑜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遂退也。曹公敗。徑北還。權遂虎視江表。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

蜀。方憂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會瑜卒。不果也。

初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卽引肅

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猶曹操不可卒除。將軍爲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及是平一江潁。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議曰。

陸士衡稱孫權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非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謀士之算。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味。以育凌統之孤。是以忠臣競盡其能。志士咸得肆力。而帝業固矣。黃石公曰。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體。降心以心。由此觀之。孫權執鞭鞠躬。體降者也。披懷虛己。心降者也。善終令始。不亦宜乎。

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濡須

督朱桓破之。

初曹仁欲以兵襲取中州。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赴羨溪。既發卒而仁奄至。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

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桓與諸將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林。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諸將襲中州。中州者。部曲妻子所在。泰等退。

桓遂梟其諸將也。

七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至皖城。迎周魴。魴欺之。無功而返。

吳鄱陽太守周魴譎誘曹休。休迎魴至皖城。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

一戰。朱桓進計于元帥陸遜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道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地皆阨險。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必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窺許洛。此萬代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也。

至權薨。皓卽位。窮極淫侈。割剝蒸人。崇信姦回。賊虐諫輔。晉世祖令壯預等伐吳。滅

之。議曰。昔魏武侯浮西河。顧謂吳起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今孫皓席父祖之資。有天阻之固。西距巫硤。東負滄

海。長江判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地方幾萬里。荷戟將百萬。而一朝弃甲而縛于人。則在德之言。爲不刊之典耶。對曰。何爲其然。陸機云。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理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婁敬曰。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也。形勢弱也。由此觀之。國之興亡。亦資險云。非唯在德而已矣。

至

晉永嘉中。中原喪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齊、梁、陳皆都焉。事在霸紀上。此吳國形也。

魏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弱，守在諸侯。當漢之季，姦臣擅朝，九有不澄，四郊多壘。雖復諸侯釋位以閒王政，然皆包藏禍心，各圖非冀。魏太祖略不世出，靈武冠時。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風塵無妄之世，瞋目張膽，首建義旗。時韓暹、楊奉挾獻帝自河東還洛陽。

靈帝崩，太子辨即位，并州牧董卓入朝，因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以董卓爲太師，遷都長安。司徒王允誅卓，卓將郭汜、李傕圍長安城，城陷。

殺王允，後李傕與郭汜有隙，傕質天子於其家，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傕。傕衰弱，天子乃得出奔。楊奉欲以天子還洛陽，郭汜追天子于弘農之曹陽，奉等敗，殺公卿略盡。天子渡河都安邑，以韓暹爲征東將軍，持政還洛陽。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太祖迎天子都許，暹奉出奔也。太祖議迎都許，或以爲山東未定，不可。荀彧勸太祖曰：「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

爲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以山東擾亂，未能遠離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外難，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挾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至洛陽，奉天子都許，維其弛紊，紉其贅旒，俾我漢家不失舊物矣。於是運籌演謀，鞭撻宇內，北破袁紹，南虜劉琮，東舉公孫康，西夷張魯。」

議曰：劉表諸傑雖中閒自有吞并，乃揚雄所謂六國噬噬爲羸弱姬者也，并吞雖衆，適所以爲吾奉也。

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績未究，中世而殞。

曹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

放蕩不治行樂。故世人未之奇也。唯喬玄異焉。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軍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太祖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昔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而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是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虜家。虜不能敗武陽必矣。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大破之。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袁尙袁熙依之。及太祖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尙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軍自柳城還。康卽斬送尙熙首。諸將問曰。公還而康斬送尙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尙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太祖攻呂布于下邳。不拔。欲還。荀攸曰。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決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袁紹將文醜與太祖戰。荀攸勸太祖以鎬重餌。賊遂奔之。陣亂。斬文醜。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雖少。未若楚在滎陽成臯時也。是時劉項莫肯先返。先返者勢屈。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又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縱。來奔。說太祖襲紹別屯。燔其糧穀。遂破紹。張繡在南陽。與荊州牧劉表合。太祖征之。謀臣進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而食於表。表不能供也。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離。太祖不從。表果遣兵救繡。太祖兵敗。三年春。太祖還許。繡兵來追太祖。軍不得進。與荀彧書曰。賊來追我。雖日行數里。吾策之至安。衆破之必也。果設奇伏。攻破之。公還許。荀彧問前何以策賊必破。對曰。虜遇歸師。與我死地戰。吾是以知勝。西平麴光殺其郡守以叛。諸將欲擊之。張既曰。睢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人羌胡必謂官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所虜獲者。皆以俾之。外阻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爲光等所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此九州百郡。十并其八之大略也。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

董昭等欲共進曹公九錫備物。密訪於荀彧。彧不許。操心不平。遂殺之。范曄論曰。世之言荀君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終。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

不可兼者矣。方時運之遭，非雄才無以濟其弱，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曹氏率義撥亂，代載其功，至文帝時，天人與能矣。遂

受漢禪。

劉若勸進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其萬物也。是以舜享天下，不拜而受。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之儀鳳，周之躍魚，方

之今事，未足爲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乃眷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於高衢，垂無窮之懿勲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大史丞許芝又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皇受命之符瑞，最著明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麒麟以戊巳日見。厥應聖人受命。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於八百，無德者不及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政，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天之歷數，將以盡終。此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瑞也。夫得歲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應七百之禪代，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謹以上聞。給事中蘇林等又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武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之次。陛下宜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

王室雖靖，而二方未賓。乃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平也。用兵之道，

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昔舜舞干戚而
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果無功。

三苗國今岳州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距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

盡。虜掠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亮送婦人衣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不許。乃止。宣
王見亮使唯問寢食及事繁簡。不及戎事。使荅曰。荅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啖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斃矣。尋果卒也。

至甘露元年。

始以鄧艾爲鎮西將軍。距蜀將姜維。維軍敗。退守劍閣。鍾會攻維不能剋。艾上言曰。今賊摧折。宜遂乘之。
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
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立虛。破之必
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
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忠等出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
縣。劉禪遂降。

後主用譙周策。奉璽書於艾曰。限分江漢。過值深過。階緣蜀土。計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每惟黃初中。宣溫密之
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闇劣。貪竊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既震人鬼。歸能之數。威駭王師。神武

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艾大喜。報書曰。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眞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
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矣。隗囂憑隴而亡。公孫據對而滅。斯實前代覆車之
鑒。聖上明哲。宰相忠實。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乃天意也。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
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疊餼。此皆前哲歸命之典。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後主至洛陽。策命

之爲安樂公曰。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宏濟八極。是用應天順人。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靖。乘閒阻遠。保據庸蜀。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思在綏輯四海。爰整六師。曜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往欽哉。其祇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初晉文王欲遣鍾會伐蜀。邵悌曰。今鍾會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餘人。文王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若滅蜀後。如卿所慮。當何能辨。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遣人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肖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耳。會果與姜維反。魏將士發憤殺會及維也。

至晉末。譙縱復竊蜀。宋劉裕使朱齡

石伐蜀。聲言從內水取成都。敗衣羸老進水口。譙縱果疑其內水上也。

譙曰。內水。涪江也。

悉軍新城以待之。乃配朱

齡石等精銳。逕從外水。

譙曰。外水。沱江也。若中今雒縣水是也。

直至成都。不戰而禽縱。

事具霸紀上。

此滅蜀形也。魏嘉平中。孫權死。征

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大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表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尙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者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亢已極。相國宣文王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達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獨其虐政。民免酷烈。儉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今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倍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然施之當機則功成。若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羅船津要。堅城清野。橫行之計。

其殆難捷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獨其弊。天奪之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也。今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閒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投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嶮。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夫屯壘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振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閒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摺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之嶮。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賢智。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隕。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逼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詔昶等征吳。吳將諸葛恪拒之。大敗魏軍於東關。魏後陵夷。禪晉。太祖卽位。王昶等敗。朝議欲敗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此。我過諸將何罪。

時雍州刺史陳泰。討胡又敗。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責。於是魏人悅。穆思報之也。

至世祖時。卽晉武帝也。

羊祜上平吳表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

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擐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越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地。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臣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勢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

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地。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剋可必矣。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矣。

時吳王皓有兼上國之心。使陸抗爲荊州牧。晉使羊

祜與吳人相持。祜增修德政。以懷吳。吳每與戰。必剋日而後合。閒謀掩襲。並不爲。若臨陣俘獲。軍正將斬之。祜輒曰。此等死節之臣也。爲之垂涕。親加殯給。其家迎喪者。必厚爲之祀。而歸之。吳將有來者。輒任其所適。若欲返吳。必爲祖道。吳將有二兒皆幼。在境上戲。爲祜軍所略。經月。其父謂之已死。發喪。祜親自勉勞。供養遣歸。父後感其恩德。率衆二千來降。於是陸抗每告其衆曰。此專爲義。彼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其界。無求細益而已。稱曰羊叔子。雖樂毅諸葛亮。何以過之。陸抗將死。言於吳王皓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處在上流。受敵二境。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西陵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舉國爭之。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掌國事。乞簡閱一切。以輔疆場。晉南征大將軍羊祜來朝。密陳伐吳之計。使王濬治船於蜀。方舟百餘。步皆爲城郭。門施樓櫓。首畫怪獸。以懼江神。容二千餘人。皆馳馬往還。及柿流於吳。建平太守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吳王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加之錐刺。以斷於江。阻于我也。濬聞之。乃爲大筏。縛草爲人。伏習流者下。施竹炬以礙鎖。雖乃與師。果如濬策。弗之患也。太康元年。安東將軍王渾擊橫江破之。龍驤將軍王濬剋建平丹陽二城。杜預又分遣輕兵六百。乘簞船潛渡江。上樂鄉岸。屯巴山。多張旗幟。起火山。上出其不意。破公安。時諸將咸謂百年之寇。未可全剋。且春水方生。難於持久。宜待來冬。更克大舉。預喻之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耳。抗表論之。上深然焉。吳遣張悌沈瑩濟江。瑩謂悌曰。晉作戰船於蜀久矣。今傾國大勦。萬里齊起。並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力待來。一戰若破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也。今度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張悌不從。遂濟江。盡衆來逼王師。不擾其衆。退而兵亂。晉軍乘之。大破吳師。吳王皓乃降于濬。戍卒八萬。方舟鼓譟。入于石頭。皓面縛羸縵。濬焚縵禮也。賜皓爵爲歸命侯。至晉惠庸

弱。胡亂中原。天子蒙塵。播遷江表。當時天下復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餘年。隨文帝受圖。始謀伐陳矣。嘗問高頴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堅守。足使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吾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其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陳人益弊。後發兵。以薛道衡爲淮南道行臺尙書。兼掌文翰。及王師臨江。高頴召道衡。夜坐幕下。因問曰。今師之舉。克定江東與否。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卽吞并。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恆。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尙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勇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援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頴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吾今豁然也。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至此也。遂進兵虜叔寶。此滅吳形也。

議曰。昔三國時。蜀遣宗預使吳。預謂權曰。蜀土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

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杖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縱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蠶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周，而離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詔哉！由此觀之，爲國之本，惟道義而已。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有已夫。

自隨開皇十年庚戌歲滅陳，至今開元四年丙辰歲，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統。論曰：傳稱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國，亂之本。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狹，良有以也。何者？賈生有言：臣竊跡前事，夫諸侯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因梁，則又反；黔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小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今專城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屬非肺腑，非特母親之疎也；吳據江湖，蜀阻天險，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束壤制，非別偶國之害也。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

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爲正？對曰：當以

天文正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國主無事，由是觀之，魏正統矣。

